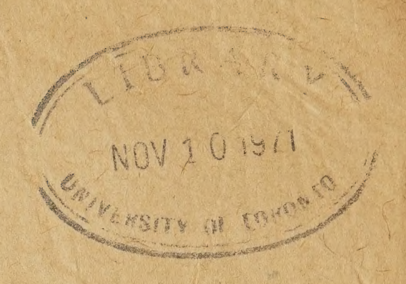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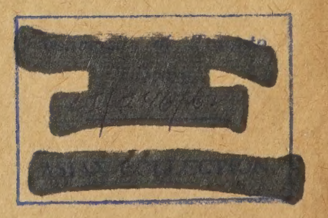








論語解注合編卷六

桐城姚永樸仲實

先進第十一　集注此篇多評弟子賢否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集注先進後進猶言先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饒魯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　永樸案先進後進集解引包注就仕言之釋文錄鄭注

就學言之其所以為先後者皇疏就五帝以上三王以還分之邢疏就襄昭定哀分之他家又或以先進為周初皆不如集注之渾融蓋禮樂未可判仕學為二凡文質得中而在孔子前者皆先進惟後進則指當時之文過其質者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從行皆去聲 皇疏言語為德行之次者君子樞機為德行之急王弼曰弟子才不徙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 邢疏或惟舉在陳從者其不從者不及 集注孔子嘗厄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孔子教人各因其

材於此可見　韓愈曰門謂聖人之門四科字而不名弟子記焉
范仲淹曰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王者累人以此辨之思過
半矣　承樸案集解引鄭注以及門為及仕進之門觀上文明言
我則門自是我之門況經如門人門弟子互之門不得其門皆指
孔門言之乎德行以下皇本別為章釋文云鄭以合前章集注從
鄭是也惟史記世家叙其陳蔡之厄者有顏淵子貢子路而楚子
子論門人三人外又及宰予則四人俱從孔子可知而其事在哀
公六年考三年季康子即召冉求反魯似絕糧時未及然檀弓又
云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豈楚昭
王通款於孔子早冉有之往在康子召之之前與要之孔子在陳
蔡非止一歲此云從我亦不必專指受厄時言之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集解孔曰助益也 集注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王守仁曰道本無窮問愈多則微旨愈顯聖人每因門人問難始發揮詳盡故曰助我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有問難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間去聲 集解陳曰言閔子騫為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 邢疏昆兄也間謂非毀間廁 焦循曰閔子留遺後母事見說苑韓詩外傳當時後母之酷二子之獨鰥父之不能早察皆可間也閔子感化之而可間者為無間矣 先萱墀府君曰

漢書杜鄴傳云善閔子字禮不苟從親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後漢書范升奏記亦云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 閻若璩曰夫子於弟子例稱名此獨稱字者述人之言也 胡炳文曰孔門皆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則處變而不失其常 宋樸案集注引胡氏說謂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無異詞是訓間為異也此不間與吾無間然之間同陳注訓非毀雅但所謂不間者言人無非毀其父母昆弟者此蓋倒文若曰人之言但云孝哉閔子騫而無可非間於其父母昆弟耳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妻去聲 集解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 邢疏詩大雅抑篇 集注此邦有道所以不廢

邢無道所以免禍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

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黃幹曰

三復熟讀之耳非日三誦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

矣今也則亡好去聲亡與無同　皇疏此與哀公問同而答有詳略之異

任啟運曰此章與下四章類記意在惜顏子耳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

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

行也　集解孔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鯉孔

子之子伯魚也　邢疏徒猶空也謂無車步行　集注路名無繇

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伯魚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

顏淵墓已與路視之則猶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讓辭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集解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者若喪己也再言之痛惜之甚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從去聲夫音扶為去聲 集解馬曰慟哀過也孔曰有慟乎不自知己之悲哀過 邢疏夫人謂顏淵 集注言其死可惜非他人比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 任啟運曰夫猶彼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集注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門人厚葬蓋顏路聽之故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黄幹曰學者弁葬顏之情夫子愛人以德不使情勝義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集解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邢疏對則天曰神人曰鬼散則人亦神故下獨答以鬼　集注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朱子曰

凡其從分明處理會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移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所受於天之理盡得死時自無愧所謂存順沒甯也　程瑤田曰人生有三大分既生後未死前一分也未生前二分也既死後一分也其一分實而有其二分虛而無聖學相傳在實有一分若虛無之二分非不知之既虛無矣烏從致力哉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行胡浪反　樂音洛）　集解鄭曰行行剛強之貌孔曰不得其死不得以壽終　皇疏孔子見子路獨發此後果死孔悝之亂　邢疏然猶焉也　集注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黍樸案集注引洪氏云子樂下當從後漢書加曰字然古人錄言有著曰字者亦有不著者似不加爲是

秋浦翰墨林印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集解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　皇疏藏錢帛曰府藏兵甲曰庫夫人指子騫也　邢疏周禮天官有大府為治藏之長玉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府循聚也　集注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陳櫟曰此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永樸案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是魯舊有長府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集解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　集注程子曰言其

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發於聲者如此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承樸案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亦見說苑修文篇彼又載子路聞夫子語自悔七日不食亦可見其改過之勇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與平聲　集解孔曰愈猶勝也　集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

謗以千里歟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陳駿

曰觀檀弓載二子除喪之事及後篇論其語便見過不及處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

鳴鼓而攻之可也爲去聲　集解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

責之　集注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

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

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非吾徒絕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

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　馮椅

曰哀公十一年季氏欲用田賦使冉有訪於孔子孔子非之而冉

有不能止故重責之以警季氏　永樸案皇疏以周公爲周公旦

之後食采於周者觀經稱周公皆指周公旦且春秋內外傳載周

田賦事亦引周公之典為言則此周公本可別為之解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辟婢亦反喭五旦反 集解弟子高柴字子羔孔曰魯鈍也 皇疏王弼云喭剛猛也 邢疏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皐鄭玄曰衛人 集注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篤為貴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喭粗俗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章首疑脫子曰二字 黃式三曰辟讀若莊二十一年左傳闢西辟之辟偏也 簡朝亮曰經言堂堂乎張也此集注以辟為習

容止所本其曰子路卒爾而對又曰野哉由也此以喭為粗俗所本　參樸案皇疏以喭為剛猛黃說以辟為偏亦可備參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空中皆去聲

集解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惟財貨是殖　集注庶近也言近道也命謂天命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其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　劉寶楠曰子貢於七十子之徒最為饒益其事見史記貨殖傳　參樸案屢空集解後說解為虛中考史記伯夷傳云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後漢書賈逵傳逵母病屢空日夕林衡門屢空鹽鐵論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為不賢陶潛五柳先生傳簞

新屢空皆解為空匱且以貨殖對勸義尤顯然故集注從前說是集解以命為教命亦不如集注天命之解為精蓋易傳未受命正謂天命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集解孔曰踐循也　集注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　劉敞曰善人資性未能高絕故不踐迹則亦不能入於室若踐迹則可以入室矣迹者禮樂法制也　孫奇逢曰凡詩書所載皆迹也而精意即在其中故必藉其迹乃可以入室善人不學雖有所長即以成其短　孔廣森曰言善人必貫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若不踐陳涂堂戶之迹亦無由至矣　顧炎武曰治天下者如漢文帝幾致刑措而不能比於三代之隆者正以不踐迹故也　來樸齋集解集注皆以不

踐迹與不入室為二事對說似不如諸家貫說為洽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集注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王樵曰言貌一也上言論篤下言色莊互相見 承樸案色莊猶言象恭所謂令色色取仁色厲者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集解孔曰赤惑其問同而答異 集注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

恐有闕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包曰二子之問同而答則異夫子之答異而教則同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集解孔曰與夫子相失故在後　集注何敢死謂不赴鬭而必死也　朱子曰使孔子果不得脫禍則當以死救之或問如顏路在何曰此與不許友以死異在未處難前自不可許若已遇難卻如此說不得　任啟運曰吾以女為死情急中之喜語顏子直答子在信子之必在也曰回何敢死明免難之道同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臣與者與之與平聲　集解孔曰季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具臣言備臣數而已從者從君所欲　集注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季然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所為而已夫子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夫音扶惡去聲　集解包曰

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　皇疏季氏不臣由不能正而使子羔爲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黜斯枉道以事人不亦賊夫人之子乎　集注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册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

劉寶楠曰人對民言謂羣有司社據禮記注大夫不得立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如今時里社援者數神　禾植案周禮大

司徒疏謂社稷二神同壇後儒則又云社東稷西是二壇也然郡邑稷神恐祇附祭於社而已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

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
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
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長上聲乘去聲比必意反哂詩忍反相去聲舍上聲撰士
免反莫冠皆去聲沂魚依反雩音於也與之與平聲　集解孔曰晳曾參父名點孔子言我
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女常居云人不知己如有用女者則何
以爲治點思所以對故音希置瑟起對撰具也爲政之具鄭曰宗
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頫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
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
之間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

道而歸夫子之門周曰善點獨知時　皇疏鼓猶彈也希疏也撰
志所具也莫春謂夏之三月舞雩禱雨之壇在沂水上唯求云云
夫子喟歎已非笑子路之志也唯求云云又引赤證已非笑子路
之志也　邢疏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時見曰會殷頫曰同周
禮大宗伯職文但被作殷見耳殷猶衆也時見無常期王將有征
伐之事則合諸侯而命事焉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王
亦合諸侯以命政焉元端者其衣正幅染之元色夫子燕服元衣
素裳諸侯以爲朝服曾晳後者三子出而曾晳猶侍坐於夫子
集注率爾輕遽之貌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方向
也向義也哂微笑也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或也五六十里則又
小矣侯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謙詞言未能而願學也言小亦謙詞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於求亦亦無貶詞蓋亦許之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　白珽曰求爾何如求字微讀下赤點讀同　輔廣曰觀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則端章甫君臣皆得服之撰之為具猶云異乎三子之所具陳者　王引之曰如五六十如會同兩如字並訓與　黄式三曰章甫本弁屬夏曰牟追周曰委貌而殷曰章甫禮宜用委貌因無大異故亦以章甫君之凡經傳言端冕此端之用於冕也言元冠元端此用於冠也言端委此

用於弁也端章甫即端委　方東樹曰鏗爾謂餘音集解引孔注以爲投瑟聲非　陳士元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祓除如今三月上巳浴水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若然則點非川浴矣　王夫之曰此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非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者　黃震曰三子言爲國之事問答之正也曾點之狂無意於世者也故自言瀟灑之趣非問答之正夫子以行道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乃忽聞點言不覺喟然而歎蓋所感者深矣下答點問從遂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哉　李惇曰點以眼前真樂在己者可憑事業功名在人者難必故發是言　林希元曰宗廟之事指諸侯言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或云會同於天子

不特有相對僭不知周禮春官凡朝覲會同諸侯有介如上公九介之類明有相也　馮椅曰兩君相見曰會又曰同盟當時諸侯朝王者寡華之言為兩君相見而設　簡朝亮曰定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衛子行敬子有會同難之語是諸侯盟會亦曰會同也祭義卿大夫相君是大相卿小相大夫也　永樸案經言如五六十如會同集注訓如為或王說訓與義不相遠撰舊訓具輔氏引申為陳亦通浴之為祓除不獨見周禮韓詩外傳亦云鄭俗上巳於溱洧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筆解改浴為沿與論衡改風為諷同一穿鑿求亦自許皆大夫事如管仲於齊子產於鄭耳經先言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繼言為之小為之大之指諸侯則相自是大夫矣諸侯會同於天子兩君相見皆有相至皇疏謂

此章末言求赤皆夫子自爲問答似較集注謂點既問求又問赤而夫子隨答之爲勝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解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王曰敬事斯語必行之　皇疏范甯云克責也　邢疏劉炫曰克訓勝己謂身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　集注仁者本心之全德禮者天理之節文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

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

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此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勉也　曾鞏曰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視聽言動之間使人之視聽言動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者哉　朱子曰克己則禮自復非克己外別有復禮上為仁猶曰謂之仁與下為仁不同大抵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流行也又曰人只有理欲兩途非在此即在彼必無不屬理又不屬欲者如立如齊是理跛倚是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齊必是克之未盡卻不是未能如齊之時不

係人欲須與立界限將在未能復禮之時者皆以人欲斷定又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正在勿字上　輔廣曰禮本於天理此不曰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　袁甫曰克己由己非一己也歷去鑑明即此鑑也雲消月皎即此月也　孫奇逢曰仁原與天地萬物相流通禮則燦然秩然充滿於天高地下之間蓋仁不可見而可見者皆禮也只因己私橫據禮失其位一膜之內邊成扞格故為仁只復禮而已復禮只克己而已仁與禮非二物也克與復非兩功也欲淨理還而仁即在故一日克復而天下歸仁亦非兩候也　呂留良曰天下自有克己而禮未復者必禮復而後為克己之盡譬之戡亂已克則盜平然瘡痍未起禮樂未興可謂已治已安乎　饒

秋浦翰墨林印

魯曰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經言一日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用功之日而言一日克己復禮指成功之日而言　顧憲成曰克己之己對禮而言由己之己對人而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克己也請事斯語由己也　程子曰人之視最先聽次之言動又次之此其序也　楊萬里曰非禮勿視聽關其入勿言動關其出　真德秀曰洪範五事以思為終四勿不言思勿正指思而言　湯斌曰今之學者多溺於空虛顏子最好學觀問仁問為邦兩章則學非空虛明矣　永樸案馬注訓克為約范氏訓責劉氏訓勝以法言勝己之私之謂克證之劉說較確故集注從之然欲勝己必責己能責己自能約身義實相貫考昭公十二年左傳云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仁字上無為字故朱子謂此句為

猶謂下爲仁乃言行仁歸集注訓與以後漢書郎顗傳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證之漢人已如此說又禮器政物莫不懷仁鄭注以懷仁爲歸仁程子亦言歸仁乃稱其仁懷與稱即與也且此章論克復之效至於天下歸仁與下章論敬恕之效至於邦家無怨相類楊氏時乃以天下歸吾度內說之似非本旨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解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　皇疏前二事明敬後一事明恕　邢疏大賓公侯之賓大祭禘郊之屬　集注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

秋浦翁墨林印

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然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時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　朱子曰顏冉兩賢資質異故告之亦異然持敬行恕自能克己克己自能持敬行恕不必過爲分別又曰恕有是非雖君子豈能無之此只說恕得是者　陳湻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己行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　魏了翁曰孔門說仁多有敬意四勿二如是也　高愈曰視聽言動敬之檢於身者也出門使民則漸推之遠矣不欲勿施亦必以敬爲本而後能恕以行之　曾國藩曰聖賢教人不外敬恕二字此章最親切他

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皆言敬之最好致力者欲立立人
欲達達人及孟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又言恕之最好致力者
渦椅曰克己復禮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並見左傳　惠棟曰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見管子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
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訒音仞　集解孔曰牛宋人弟子司馬犂
邢疏史記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多言而躁　皇疏江熙曰禮
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
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為難故
不敢輕言也　集注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

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告牛以此使其於此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所言故夫子又告之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夫音扶 集解孔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包曰疚病也 集註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言由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芮城曰君子治心不治憂懼而治憂懼所從來故內省為要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亡與無同 集解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故言我爲無兄弟也 集注蓋聞之夫子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 任啟運曰子夏蓋言盡其在己疏者可化而爲親豈親者反不可化乎何患乎無也 錢大昕曰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皆子夏述所聞而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 永樸案集注載胡氏說以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爲有病或謂此諷牛之他國避禍又有謂魋於時已奔衛者

考閱瀆與子儀等疏云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氣之人哉與任說正同實得本旨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　集解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　集注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

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蘇軾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狹迫者蓋有所闇而恣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　呂祖謙曰孔子於譖愬不行謂之明且遠蓋不輕聽易動惟遠者能之詩采苓刺信讒毛傳以采苓爲細事首陽爲幽僻孔疏申之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此名言也　鄭汝諧曰凡譖人者使其正言之則人識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去上聲　集解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集注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

民信於我不離叛也不得已而先去兵者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又不得已而去食者民無食必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荅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金履祥曰國家為政於食兵民信三者不可缺一然天下豈有舍信而能足食足兵者信之效由食兵而行信之理實先食兵而有使一日而無信將國不相保而人遂絕兵有食有兵且不為用況無食無兵之際耶　李容曰必上下相孚然後

未亂可保不亂已亂可冀復治否則人心一失餘何足恃隋洛口倉唐瓊林庫財累充盈而且戰將林立甲騎雲屯不免國亡家破者人心不屬故也　陸隴其曰此皆就不得已時言去兵但額缺未及補械敝未及修去食但即見有之糧均給於衆而不肯如後世加派搜括耳　趙佑曰周禮五兵指器言然莊八年公羊傳祠兵注殺牲饗士卒又隱四年左傳敗鄭徒兵皆以士卒爲兵此經當兼說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苦郭反

集解鄭曰棘子成衛大夫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孔曰皮去毛曰鞟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

秋浦翰墨林印

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皇疏夫子謂子成言汝所說君子用質不用文爲過失之甚駟四馬也古用四馬共牽一車故呼四馬爲駟　邢疏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子貢舉喻言文章不可去也　集注棘子成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子貢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金履祥曰文滅質固不可必舉文而廢之將君臣上下貴賤等差因之不分其失又豈小哉　鹿善繼曰非質無由生文非文無由見質子貢之說正與夫子彬彬之旨合　永樸案鄭注以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作一氣讀說君子猶論君子如此則兩君子相承較集注謂子貢以子成之言爲有君子之意爲勝文猶質質猶文言二者不可相離及偏勝後皆不能無弊此糾質而已矣句本二句

則紂何以文爲句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集解鄭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孔曰二謂什二而稅孰誰也　皇疏江熙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者譬之爲家必一家俱足乃可謂足豈可足已而謂之足也夫儉以足用寛以愛民日計不足而歲計則有餘什二而行日計有餘歲計則不足行什二不足不思損而又欲益之是揚湯止沸疾行逭影也　集注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魯自宣公稅畝爲什而取二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又言以示加賦之意夫民富

則君不致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然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當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朱子曰二猶不足以不歸公室而歸三家耳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等差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次第而舉 鄭汝諧曰古者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上無兵以民為兵車乘芻粟皆民所出版築力役皆民所為上能寛賦則民得其生無曠土無閒民何患不足若厚取之則室家離田萊

荒何以供上所求乎　俞正燮曰周官大司徒荒政十有二二曰薄征惟薄征民乃不蒙賦乃不缺　黄式三曰周賦兼貢助二法助法八家各耕私田百畝各出其力以耕公田百畝其粟謂之耡粟貢法不借民力以耕公田家耕百畝取十畝之粟以為税謂之屋粟屋者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其出税三三相任二法均是什而税一故為徹　吾家惜抱府君曰孰與猶云誰謂也　承模案馬氏端臨謂九一授田之制什一取民之制是也助不税私田若視貢為輕然合人力計之亦相等魯自宣公已取二及哀公十一年季孫將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以為欲行而法有周公之典在周公之典即徹有子言本孔子惜乎十二年春竟用田賦盖比什二又加重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惡去聲 集解孔曰辨別也包曰徙義見義則徙而從之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鄭曰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引詩之異義以非之 邢疏此詩小雅我行其野篇 集注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錢時曰誠不以富二句乃是愛欲其生惡欲其死者之為異 劉台拱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猶檀弓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謂其反覆無常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覆舉上文以起惑字 馬其昶曰異反常也詩言棄舊姻而求新特者誠非利其財賄祇以性情反常愛憎[illegible]事耳此引之以見惑所由來 永樸案末二句集傳引程子說以

爲當在季氏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然依鄭注不移自可通馬

氏說與鄭異按之文義較洽故並錄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集解孔

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後

陳氏果滅齊　集注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時陳氏厚施

於國而景公多内嬖不立太子夫子告以此而不能用卒以繼嗣

不定而啟禍　王樵曰自入春秋如晉獻之強桓文之霸失德處

皆在此臣特切務誠莫如此語矣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折之舌反與平聲　釋文

片鄭云半也折魯論讀爲制　集注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

出而人信服之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承樸案說文片判木也從半木與鄭注訓半同然以一對二則一為半片言者一言也折獄如今人言一訊而服耳魯論折作制亦有斷義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集解包曰猶人與人等王曰無訟化之在前　集注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本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集注居謂存諸心無倦則

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李光地曰忠是所居倦是所行今曰居之無倦以事存心也行之以忠以心制事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邢疏此章重載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集注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分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黃榦曰小人迎合容養以成人之惡忌刻詆毀必不欲成人之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帥與率同　集注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集

解孔曰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集注言子不貪欲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所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適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陳祥道曰夫子爲政於魯道不拾遺子產爲政於鄭田器不歸廉恥之心人皆有之患在上者不能導之耳　王樵曰季氏以百乘之家猶四分公室納邾庶其黑肱諸叛人使曲阜幾成盜藪臧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與此章意同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集解孔曰就成也康子欲多殺以止姦孔子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集注爲

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汪份曰康子欲殺惡人以全善人孔子則欲化惡人亦爲善人　馮椅曰康子三問未必一時夫子皆欲其反身求之　劉寶楠曰韓詩外傳載康子欲殺大子謚者孔子語以上陳教則民從風即此章所指之事　永樸案集注云上亦作尚本孟子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夫音扶好下行皆去聲　集解馬曰慮以下人其志慮常欲以下人　集注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

之謂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聞言名譽著聞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又詳言之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無所忌憚此不務實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任啟運曰質直則不虛詐此學之基也然恐行未合宜故必好義又恐在己斟酌道理的當侃侃而談或觸犯他人故必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慝吐得反與平聲　集解善其切於為己　皇疏范甯曰物莫不避勞而處逸今以勞為先得為後所以崇德也　集注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先事後得猶云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其惑而懲其忿矣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

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朱子曰夫子戒子張惑於愛惡戒樊遲惑於忿忿皆在性情之間　先端恪公曰己曰克內曰訟惡曰攻聖人論自治直以兵刑之道治之其嚴如此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問知之知去聲鄉去聲見賢遍反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集解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孔曰富盛也　釋文鄉又作嚮　集注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夫舉直錯諸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

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子夏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遲未達故又告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朱子曰若不論枉直一例愛之便不得必先知之方能愛其所當愛至於使枉者直而知仁合一矣大抵仁中有知知中有仁　任啟運曰知是仁中之分別處若非知何以能使

秋浦翰墨林印

物各得其所樊遲之疑只疑知之妨仁夫子子夏之辨亦只說知之足以成仁　錢坫曰鄉又作曏說文曏不久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古毒反　釋文道導也　集注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張伯行曰不可則止非必絕之也不強以必從徐俟其自悟以為他日忠告之地耳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集注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蔡模曰文以致知仁以力行　楊名時曰四教文行忠信合之則曰文曰仁文所載皆仁之理

論語解注合編卷七

桐城姚永樸仲實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勞如字 集解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集注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朱子曰先如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 胡炳文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並告以無倦 永樸案孔注以勞為勞民釋文云鄭力報反又以為勞來之勞似皆不如集注以身勞民事之說

秋浦謝墨林印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 集解王曰先有司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皇疏過誤也 集注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過之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 蘇軾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攸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奸人爲無小過張禹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

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　胡林翼曰人才惟論心術心術苟正雖有小失正宜包涵不然質樸者日拄吏議陰狡者巧避考成何益於治　強汝詢曰秦漢用律密如秋荼棄灰於道有刑酎金不善奪爵果桃菜茹集以成贓甚至一事一言偶失効之者不曰大不敬則曰大不道夫網之密蹙及鯤鮞反漏吞舟之魚而莫之察明于治體者豈若是乎　王樵曰夫子教仲弓舉所知於己付所不知於人蓋賢才在天下非一人所能盡知必自知而後舉之則為道隘矣　周大璋曰李德裕因柳公權薦不由己遂左遷之仲弓自無此意然夫子此論實足拓狄小者之胸襟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

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中去聲　集解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孔曰野猶不達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　皇本錯作措疏措猶置立也　集注衛君謂出公輒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當以此為先迂謂非今日之急務野謂鄙俗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

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朱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譬之救火不以水而使抱薪以往則名不當於實何能出於口令蒯聵父也輒子也以子拒父謂父為賊不順何如又曰聖人必不北面無父之人使輒果用夫子夫子須先籌所以處之之法使輒改過遷善而後可　陳琛曰名不正則言出有礙不協天理不當人心稱之為遁辭當之有愧色如何成事　吳棫曰禮樂不興則刑賞皆不中獨言刑舉重者耳　張履祥曰自靈公卒而輒立拒父其後蒯聵入逐輒晉復逐蒯聵衛立公孫般師晉師還逐蒯聵復入旋被殺衛立公子起旋又被逐而輒復入旋又被逐衛立公子黚輒卒於越父不父子不子禍作二十餘年不息夫子正名之論豈迂乎　簡朝

亮曰史記孔子世家敘論正名後遂云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戰于郎郎左傳作郊乃哀公十一年事而是冬夫子自衛反魯此章問答集注謂在十年是也但衛世家云出公八年孔子自陳入衛夫出公八年即哀公十年則孔子於哀六年反衛後嘗至陳及是乃復反衛非反自楚矣　永樸案此章馬注以名為百事之名皇疏引鄭注大以正為正文字惟集注就衛言與史記合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集解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孔曰情情實也包曰負者以器曰襁　邢疏襁博物志云織縷

為之以約小兒於背　集注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
也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　朱子曰樊
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説話如有爲神農之言者之類　李容
曰有莘南陽亦耕稼矣但徒從事於此而無補於世道人心焉能
爲有焉能爲無　李光地曰農家亦九流之一然籩豆之事曾子
不屑況稼圃乎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
爲使去聲　集解專猶獨也　皇疏袁宏曰古人使於他國賦詩而
答對　邢疏誦謂諷誦周禮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集注
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
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

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饒魯曰使有正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是謂專對　王步青曰如左傳荀躒揖籍談以對趙武使叔向代言皆不能專對者　劉寶楠曰專對者使臣不受辭於君而專對也公羊傳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儀禮聘禮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注孫順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集解令教令也　邢疏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　許孚遠曰此非特治民為然處妻子對童僕亦然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集解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既

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皇疏周末二國風化俱惡亦如兄弟衛瓘曰言治亂略同　集注魯衛本兄弟之國是時衰亂政亦相似　陸隴其曰有惜之意仍有望之意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集解王曰荆與蘧瑗史鰌並為君子　皇疏與蘧史並為君子本襄二十九年左傳季札語　邢疏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始有家始有少有又少增多富有大備　集注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矣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朱子曰居室猶言處家事　胡宏曰孔子何取於荆焉以其心不攖於物也夫人生於物用之以成其生

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騖不反也　孫奇逢曰知足則簞瓢亦樂不知足則萬鍾千駟猶不免於憂荊以衛之公族獨廉靜寡營知此其過人也遠矣　承樸案經特書衛者先儒謂別於魯公子荊是也子張篇衛公孫朝亦別於魯公孫朝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集解孔曰庶衆也　集注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

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被二
君者其能然乎　陸隴其曰未庶亦應使富未富亦不可不教三
者雖有次第只重在富教不可須臾緩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邢疏朞月周月也
謂周一年十二月　集注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案史記此蓋爲衛靈
公不能用而發　葉夢得曰所謂用我非嘗試而使之乃舉國而
聽之也觀孔子在魯由中都宰進司寇每用輒效況能委己從之
至於三年之久哉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　去上聲
集解王曰勝殘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孔曰古

歙浦翰墨林印

有是言孔子信之　集注百年言相繼而久也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錯庶乎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饒魯曰惟其能勝殘所以能止殺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于況反又如字　集解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　集注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茍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皇疏

江熙曰從政者以正人爲事也身不正那能正人乎　晁說之曰此爲爲臣者發　饒魯曰從政二字是戒爲臣者之證　王應麟曰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任隗以素行竇氏無以害此正身之效　應善繼曰季氏無君而南蒯陽虎反戈相向季孫不朝而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甚矣身之不可不正也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皇疏晏晚也　釋文朝鄭云季氏朝　集注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

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金履祥曰左傳伯有嗜酒朝者至布路而罷國語公父文伯母亦有外朝內朝之語是大夫家有朝也　吳昌宗曰禮記玉藻揖私朝煇如也正指大夫之朝　方觀旭曰哀十一年左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於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　永樸案集解引周注以朝為魯君之朝馬注以政為非常之事事為常事自不如鄭注與集注之精至集注謂禮大夫不治事猶與聞國政春秋石碏祁奚申叔時公叔文子皆然夫子所至必聞其政況以國老居魯乎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易喪皆去聲樂音洛唯與惟同

集解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孔曰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皇疏孔子答曰豈有出一言而興得邦國乎言不可得頓如此也　梁注人之言當時有是言也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無一事之敢忽豈不可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唯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

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　歐陽修曰為君難莫如用人尤莫如聽言自古治國家有天下知其人不可用其事不可行而獨人主不悟以至敗亡者多矣豈不可歎哉

永樸案集注以幾為期自不如孔王兩注訓近皇疏以頓字申之與謝氏所云遽者同尤覺明顯但皇邢兩疏並析其幾也三字為句則非玩孔王之意乃謂言興喪不能如此之近而有近於一言即興喪者如人之言是也其幾之幾指時之近言幾乎之幾指理之近言訓雖一而意微別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集注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任啟運曰楚以力爭諸侯近未必說遠亦非自然而來故夫子告之以此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集解鄭曰莒父魯下邑　集注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饒魯曰見小與欲速相因惟欲速斯見目前小利即欲收效

永樸案莒父今山東莒州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語爲皆去聲　集解孔曰直躬直身而行周曰有因而盜曰攘　皇疏攘盜他人物來己家而藏隱取之范甯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得爲直哉　集注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

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父而逃遵海濱
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朱子曰此當
兼理與情言之如第曰情而已則霍光之為妻隱可以為直而周
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皆咈其情而反陷於惡矣而可乎　朱軾
曰使父竊攘羊而子知之必切諫即父既攘而子隱之亦必委曲
懇至以諭親於道必不忍使其得罪於鄉黨州閭也　劉寶楠曰
呂氏春秋當務篇載直躬者既證父攘羊旋請代父誅而自稱信
與孝以告吏楚王有之孔子曰異哉一父而再取名即此事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集
解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　皇疏江熙
曰恭敬忠君子所以為仁本不不為外物何可棄也　集注恭主容

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充之則睟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朱子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在中國是此理在夷狄亦是此理　黄幹曰居處指幽獨言執事指應事言與人指接物言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使弟行皆去聲硜苦耕反筲所交反算悉亂反）

集解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為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為之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皇疏硜硜堅正難移之

貌　集注夫子嘗言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次則本立而材不足者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爲有守也故猶有取焉今之從政者如魯三家之屬斗筲之人言鄙細也　劉寶楠曰禮記聘義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鄰交於國最重故能不辱命者乃爲士之上　朱子曰聖人未以孝弟爲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　王步青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今但見稱於族黨其於二者恐未造其極矣　馮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　李棠階曰士固不可以硜硜

二字自圓然二字實作人之本此章歷論士品只歸重行己今之從政者只爲失己遂不足算然其高官厚祿肥馬輕裘不但庸人驚駭而夸耀之即豪傑亦或不免有欣羨之意而夫子卻付之一噫可知士品有真與富貴功名原不相干乃今人自幼至老必求成一斗筲之人而後已亦可哀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狷音絹　集注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也　朱子曰中行有狂者之志而更精密有狷者之節而不至於過激狂狷有志節

處即可進於中行處　高攀龍曰狂狷皆與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惡此等人則所與皆庸俗人已未有不入於庸俗者與而用世必與小人相雜與君子爲讎吾見亦多矣以此知聖人是萬世法眼　魏裔介曰道本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所以終於不知也中行固吾道之醇誼即狂狷亦足爲干城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恒胡登反夫音符　集解孔曰南人南國之人不恒其德二句易恒卦之辭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　皇疏巫接事鬼神者醫能治人病者　集注承進也　蘇轍曰以巫醫之明不能治無常之疾陸贄

之於唐德宗是也　晉同曰古以決疑無恒之人其情屢變雖明示以占必不信守鬼神如之何哉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即不占之說也禮記緇衣云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著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正謂不可為之占　馬其昶曰如緇衣所記則此章言無恒者巫不能為之祈禱醫不能為之方劑非特巫醫為然雖龜著之靈亦不能知故曰不占而已矣巫醫不能為之用即易所謂或承之羞　秉樸案如鄭注似作不訓為而訓用其說本緇衣彼注云恒常也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即此注易所不占之意皇疏引衛瓘說則以作為為謂無恒者雖巫醫之事亦不能為之集注略同然如此與不占意不合玩緇衣云龜著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

人正指巫醫言無論人神皆無如彼何早似鄭注較勝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集解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集注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皆去聲　集注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真德秀曰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為賢者必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音悅 集解孔曰器之言度材而官之 集注君子之心公而恕

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劉宗周曰國家用人之柄歸於君子而小人勿與焉君子從君國上起念設杜倖門未嘗不愛惜人才小人從身家上起念惟欲權勢在我而已又何人才足惜其求備也懷媢嫉之心以驅除異己甚矣國剝有君子而不剝有小人也要之平恕之心每出於嚴正苛刻之心每出於傾邪君子小人於悅人處覷其隱尤深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集注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集解王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集注程子曰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洪邁曰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爲巧言此近仁鮮仁之別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集解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　集注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永樸案切切偲偲得集注分釋而馬注益明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集解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　集注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張栻曰治而可以用師治之成也故善人爲邦至於即戎乃見其效周公戒成王立政亦終以詰戎兵　陳傅良曰天下危其事則聖人難其言不期其速成而許以遲久不許以必然而許以庶幾其意斷可識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集解馬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　馮椅曰孟子亦云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集解孔曰穀祿也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　集注憲原思名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

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幷告之以廣其志使進於有爲也克伐怨欲不行亦憲以其所能爲問也怨忿恨也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或問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然亦豈非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程子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　朱子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何濟於事如秦丞相時有人並宮觀不歸此真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爲臺諫則不過能論貪汚而已於國家大計亦無所建白故夫子以有道穀與無道穀並言之又曰克伐怨欲四

者不行之不可為仁譬之於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自是不同也　胡宏曰克伐因己所有而生怨欲因己所無而生

饒魯曰克伐一病怨欲又一病而病根總在一欲字　金履祥曰此章於問者書名疑憲所自記　永樸案皇邢兩疏謂邦有道當食祿若無道食祿則可恥自不如集注謂有道無道時雖不同而徒食祿皆為可恥之精密但克伐怨欲以下集注别為章又不如集解連為一章蓋史記弟子傳先記子思問恥而於克伐上有子思曰三字明是一時之言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集解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集注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輔廣曰於意所便安者戀戀不忘則於義所當為者必不能知所從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去聲 集解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 集注危高峻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有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許孚遠曰唐虞之際禹皋稷契都俞吁咈於一堂言行自無異轍若孔子當春秋時行雖不可以少貶然與陽貨王孫賈問答渾融委曲卻又相時之宜其在後世有道時少無道時多懍行或卑污而言多亢激其不至於取羞而賈禍者鮮矣 蔡清曰此指在下位者言若居其位自有不容言孫之時只宜去其位耳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集注有德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

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周大璋曰
此見本可該末末不可該本欲人知所重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
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
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集解孔曰适南宮敬叔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
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為夏后少康所殺
此二人皆不得以壽終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禹曰盡力
於溝洫稷播五穀故曰躬稼禹及身稷及後世皆王　邢疏奡即
澆聲轉字異耳羿逐相相依斟灌斟鄩寒浞殺羿生澆澆長殺相
後又為少康所殺事見左氏襄四年哀元年傳然猶焉也書言禹
暨稷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故總言躬稼　集注适之意蓋以

羿奡比當時有權力者　周柄中曰堯時亦有羿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此經之羿自是有窮之君　王夫之曰盪舟謂乘舟水戰以盪除人之舟　顧炎武曰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謂此事　陳士元曰書傳禹稷多並稱故躬稼者稷也而孔子兼及禹過門不入者禹也而孟子兼及稷　朱子曰不答卽罕言命之意　方東樹曰不答者理有時不勝數而此說非可告人也　永樸案孔注謂适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集注說之夫孔子大夫耳如儀封人以木鐸喻之則可直以爲必有天下豈謹言者所肯出或又謂不答爲尊者諱似皆不如四書或問罕言命之說爲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集注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朱子曰君子如純白之物雖染微黑是偶失檢小人如純黑之物雖有微白卻當不得白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集注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承樸案經為愛子忠君者言又為子見勞於親君受誨於臣者言而兄之愛弟友之忠皆亦同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婢之反諶時林反 集解孔曰裨諶鄭大夫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故以為號 邢疏周

禮秋官有大小行人掌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聘問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　釋文創制也依說文此是創庾字創制之字當作刱　集注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稾也世叔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修飾謂增損之潤色加以文采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　李子曰子產爲政擇能而使之則衆賢之功皆其功也　金履祥曰古世大通用故太子亦稱世子太叔亦作世叔程大中曰列子云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此東里爲地名之證永樸案孔注以命爲盟會之辭似不如集注本襄三十一年左傳但以辭命說之爲善蓋朝聘征伐皆有辭觀晉徵朝於鄭與諸鄭入陳可見矣創本作刱刱正字創假借字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駢蒲田反食音嗣 集解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 皇疏伯氏名偃時有罪管仲相齊削奪其邑 邢疏伊人詩箋云伊當作繄猶是也 集注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辭 蘇軾曰管仲北伐山戎南服强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奪邑不怨與諸葛孔明之於李平廖立相類 或學標曰三

秋浦翰墨林印

百易所謂其邑人三百戶者也集注引荀子桓公與仲書社三百
富人莫敢拒爲說以社二十五家計之當得七千五百家伯氏豈
有是大邑邪　先考慕庭府君曰奪自是據法奪之入公家荀子
所載或別爲一事　永樸案上言彼哉則下言人也爲此人也無
疑古人語急而略故少一字駢在今山東臨朐縣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集注處貧難處富易人之
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朱子曰諂之病甚於怨
而無怨之難則又甚於諂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集解孔曰公
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　集注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
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

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　劉宗周曰房琯以將敗黃霸爲相功名損於治郡時王安石爲翰林學士有餘處輔弼不足人固各有優爲者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知去聲要平聲

集解馬曰武仲魯大夫臧孫紇公綽孟公綽周曰莊子卞邑大夫孔曰久要舊約也　集注成人猶曰全人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汎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

秋浦翰墨林印

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後加曰字者既荅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身持以與人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　劉寶楠曰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又韓詩外傳新序有卞莊子與齊人力戰而死事史記有卞莊子刺虎事　翟灝曰或謂曰字下為子路語非也文選注兩引此節皆以為孔子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集解孔曰公

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馬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　皇疏其然者言今汝所說者當如此也豈其然乎者言人所傳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乎　集注公明賈亦衛人文子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故曰其然豈其然乎　疏達曰襄二十三年左傳載季武子欲立悼子訪於申豐申豐不對將盡室行又訪之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杜注其然猶必爾　永樸案此章馬釋末二句明孔子本心耳然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立言何得不遜邪疏云其如此豈盡能如此乎殊欠靈活皇疏較勝集注

同之而補申馬意謂不正言其非尤當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集解孔曰防臧武仲故邑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以立後請既立臧為乃致防奔齊

集注要有挾而求也武仲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迹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汪紱曰以者不當以也於魯者絕武仲於魯也是春秋書法　永樸案魯防邑有二此在今山東費縣東北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 集解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集注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言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發其隱 張九成曰桓文之事莫大於葵邱踐土之會盟葵邱定太子以安王室公義也踐土挾天子而令諸侯私情也
葉適曰齊桓但爲情欲不制無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功喜怒用事無不殄厥慍不隕厥問之德至於貪土地自封殖行詐謀逞威

虐如晉文者蓋皆無之　承楪案齊晉霸業不獨著於春秋即詩
考之木瓜懷桓之仁而下泉怨文之虐優劣已顯判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糾居黝反召音邵　集
注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九春秋傳作糾
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再言如其仁以深許之
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宋翔鳳
曰晏子春秋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亦以九合
一匡對舉九者數之究一者數之總九合不必陳其數一匡不必
指其事　朱亦棟曰屈原九歌十一篇而止云九歌衣裳之會據
穀梁傳十有一亦不妨以九該之　黃式三曰三國志陸績傳引

不以兵車以作用不用者言兵戎禍息不專指會合時　王引之曰如猶乃也揚子法言如其富如其富如其智如其智如申韓如申韓如皆訓乃　永樸案桓公爲會實不止九諸家據穀梁管子史記說之徒滋聚訟集注通九爲糾本左氏僖二十六年傳最直截而宋氏朱氏說似足輔之如其仁集解引孔注云誰如其仁或又謂如其人亦可爲仁亦不如王氏訓乃之確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平聲相去聲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集解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王曰管仲

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　皇疏被髮不結也左衽衣前從右來向左也　集注子貢意不死猶可相則已甚矣霸與伯同長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諒小信也經縊也　朱子曰仲始奉糾雖有可死之理然糾之傳非臣也齊之臣也桓君齊矣何為不可事之　金履祥曰桓自莒先入正君位矣而仲乃輔糾伐國是以亡公子而抗齊君耳罪已可殺桓不殺而用之安得讎桓　吳嘉賓曰晏子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君且然況未成君者乎糾爭國非為社稷仲可責在其始輕以身事糾耳

承樸案程子謂桓兄糾弟本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然莊荀韓非皆謂糾為兄未知孰是惟王注君臣之分未正成為有理雖

顧氏炎武引孫奭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駁之然儀禮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重耳嘗主蒲而糾本聞有地其說何可議乎溝瀆或謂即句瀆乃糾忽同死之地然說苑云管子若死則不免為溝中之瘠語同此經恐夫子祇是泛論不必就忽言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僎士免反　集解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己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言行如是可以為文　邢疏謚法錫民爵位曰文　集注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升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胡瑗曰孔子於文子曰可以為文於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謂之竊位由此觀之君子以薦賢為己任

爲椅曰據檀弓文子之謚文以修其班制與四隣交耳夫子特拈出此事蓋欲風世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夫音扶 喪去聲 集解孔曰言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 集注仲叔圉即孔文子三人者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 李本曰靈公時盜殺其兄妻逐其子兵連禍結而不喪者以有三子耳故孔子借以風康子 承樸衆國之大事祀與戎外莫如邦交三者得人宜不喪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集解馬曰怍慙也 集注大言

不斷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朝音潮二告夫之夫音扶　集解成子齊大夫孔曰三子謂三卿　邢疏之三子之之往也　集注簡公齊君事見春秋哀公十四年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時政在三家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强臣素

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至矣　孫奇逢曰陳恒弑其君五字大義凜然春秋之不及書者特筆於論語所謂以天子之事而懼天下萬世之臣子者自此而畢矣　承模案左傳記此事述孔子語云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就勢言史述之見聖人未有不度德量力而舉事者也此章就理言經述之見聖人未有不本仁祖義而興師者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集解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但能犯顏諫爭　集注范氏曰犯非子路所難而以勿欺為難故教以先勿欺而後犯　胡安國曰立乎人之本朝凡議論施為辭受取舍進退去就不敢有分毫私意此之謂勿欺　饒魯曰今

人好貨好色卻諫君勿好貨好色此即欺也　永樸案集解謂因勿欺乃犯諸家則謂先勿欺而後可犯兼之義乃備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集注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韓夢周曰人之一身為善事又為不善事分明是兩身人之一心存善念又存不善念分明是兩心倏忽變易其存善念為善事也儼然是君子其存不善念為不善事也儼然是小人當下便判兩途究竟必歸一致然上達甚難下達甚易危乎戒之哉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去聲）　集解孔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　顏之推曰為己以輔不足也為人但能說之也　集注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又

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幾其不昧於所從矣　朱子曰以為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之事皆為己也以為可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敝車羸馬亦為人耳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使去聲　集解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陳曰再言使乎善之言使得其人　邢疏夫子指伯玉　集注孔子居衛嘗主伯玉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使者言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伯玉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

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　呂祖謙曰人不克己有過且不知何由知其難改若克己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也乃知寡之之難　張瑋曰觀孔門諸賢為夫子使伯玉所遣或僚屬與　永樸案集注孔子主伯玉家見史記孔子世家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集解孔曰不越其職　邢疏此戒人侵官曾子遂曰君子思謀當不出己位　集注曾子所言艮卦之象辭　毛奇齡曰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言以證上二語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同　永樸案集注析曾子曰以下別為章而以上二語為重出今觀曾子自引易外無他語明是舉以證夫子之言蓋所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正以己所處之位有當思者在也似集解合為一章較是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邢疏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有言而行不相副君子所恥也　張栻曰言過其行則為無實之言恥言之過行則其篤行可知　永樸案朱子因此章而字不作之字故以恥與過對說謂恥者不敢盡過者欲有餘竊疑此與敏於事而慎於言訥於言而敏於行句法不同彼著兩於字於者在也自當對說此兩其字乃指其人而言似可貫說而者承上遞下之辭與之字義不相遠故皇本而作之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知去聲　邢疏夫子自謂我皆不能此三者子貢以夫子實有之而謙稱我無故曰夫子自道說也　集注自責以勉人也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德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

不同者以此　俞樾曰道言也君子道者三言君子所稱道者有三也夫子自道言乃夫子自稱道其身所有者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集解孔曰方人比方人也　皇疏賢乎哉抑之也江熙曰比方人不得不長短相傾孔子不然長物之風於是乎暢　集注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　盧文弨曰言汝身果賢乎而論人短長也我則不暇於此　承謨案方釋文云鄭作謗與史記弟子傳子貢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合但比方人已有臧否不必改字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皇疏患無才能與人知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集注逆未至而迎

秋浦翰墨林印

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張居正曰逆億雖有時幸中亦有誣而枉者非誠心待人之道也然或為人所罔則又忠厚太過故貴先覺至其用力則在乎日存誠居敬講學親賢　顧夢麟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十二字一氣連讀者字乃落實下是賢乎三字亦融貫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與平聲　集解包曰微生姓畝名　邢疏栖栖猶皇皇也　集注畝呼夫子名蓋有齒德而隱者為佞言其務為口給

以悅人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　丞樸案莊子則陽篇載孔子謂市南宜僚知已適楚且以爲佞人時隱士不知夫子苦心類如此固之病與佞相反集解訓固爲陋夫春秋豈止陋而已乎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集解鄭曰德者調良之謂　皇疏於時輕德重力故引譬抑之　邢疏驥古之善馬名　集注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亦奚足尚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集解德恩惠　集注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孔子言於其所怨者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夫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

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知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

朱子曰周禮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此怨不當報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亦所謂直也若夫報德或不幸公義私恩相妨則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若稍加委曲致害於天下之公則亦君子之所不敢為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夫音扶　集解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唯天知已　釋文尤鄭云非也　集注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

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程子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朱子曰不怨尤都與己不相干但用力下學自然上達上達與下學原不相離　陸隴其曰先言不怨尤者下學先從不怨尤始吾人舉念便涉怨尤如何下學　吳汝綸曰此章據史記發於哀十四年獲麟時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朝音潮　與平聲）　集解馬曰愬譖也公伯寮魯人弟子也孔曰景伯魯大夫告告孔子季孫信讒恚子路鄭曰吾勢

秋浦翰墨林印

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而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邢疏弟子傳公伯寮字子周景伯名何夫子謂季孫市朝者應劭曰大夫以上陳其尸於朝士以下於市　集注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

朱子曰此墮都出甲之時也道之廢興於是乎在又曰命者天理流行付與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理之體言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氣之運言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根於心而為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惟所命而莫逃此章命指氣言　吳棫曰

左傳晉殺三郤尸于朝殺董安于尸於市既市朝特連言之　劉寶楠曰察必以子路將不利於季氏爲言故有感志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辟去聲　集解孔曰辟世世主莫得而臣焉曰辟地去亂國適治邦　集注辟色禮貌衰而去辟言有違言而後去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集注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知其誰　永楨案七人集解引包注指沮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接輿王弼指逸民鄭康成取逸民五時人五而改七爲十據後漢書逸民傳序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則是隱淪無疑但不必確指張子必解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出而治世尤非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集解晨門者閽人也　皇疏石門魯城外門自從也　集注晨門蓋賢而隱於抱關者　黃式三曰後漢書注引鄭君說亦以石門為魯城外門　閻若璩曰不曰孔丘而曰孔氏以為魯城中人舉之可識也　簡朝亮曰知其不可智也知其不可而為之仁也晨門一言得聖人之心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荷去聲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集解蕢草器也包曰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末無也　邢疏深則厲二句此衛風匏有苦葉詩　集注荷擔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

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非常人矣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深則厲
二句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果哉歎其果於
忘世也聖人之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
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知此
則無所難矣　簡朝亮曰集注以硜硜爲石聲本樂記石聲硜磬
固石也斯己集解作己同釋文然史記敘此經云莫己知也夫而
已矣司馬氏將斯己納而已中亦讀斯己之已音爲以蓋猶微子
篇已而已而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
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集解孔曰高宗殷王武
丁也冢宰天官卿馬曰己己百官也　皇疏百官各自束己事以

聽於冢宰　集注言君薨則諸侯亦然胡氏曰子張殆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朱子曰諒陰鄭氏於禮記讀作梁闇言居倚廬　惠士奇曰鄭說見喪服四制篇彼文作諒闇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鶕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蓋尚書大傳諒陰作梁闇柱楣見儀禮喪服傳闇即庵字　焦循曰說文總聚束也　承樸案集解引孔注以諒陰為信默與下不言複且皇疏已云或呼倚廬為諒陰故集注云未詳其義而四書或問又載鄭說今從之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集注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蔡清曰禮行於上則達於下達於下則各安其分若上

不好禮而以禮驅人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子路問君子子曰君子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集解孔曰脩己以敬言敬其身病猶難也　集注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

秋浦翰墨林印

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或問脩己如何得安人朱子曰即一家言之一人不脩己看一家人安不安又問脩己以安百姓曰脩己以敬則心無私不敬則所行皆是私心欲利甲必害乙欲利乙必害丙如何得安　永樸案書言平章百姓謂百官然以百姓不親而敷教則謂萬民矣夫儒者之學內聖外王之學也夫子告子路由脩己以敬推其效至安人安百姓大學規模備於此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孫弟皆去聲長上聲　叩音口脛其定反）　集解馬曰原壤魯人夷踞俟待也孔曰叩擊也脛腳脛　邢疏檀弓云孔子之故人曰原壤說文踞蹲也蹲即坐也禮揖人必違其位今原壤申兩足箕踞以待孔子

集注原壤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述猶稱

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既責之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若勿蹲踞然　胡寅曰母死而歌夫子為弗聞而過之蓋數其罪則義當絶若夷俟叩脛猶為故人耳　先瑞恪公曰此一賊也鄉愿又一賊也一徼世一媚世同歸於賊而已矣　方宗誠曰聖人於時人多節取其長然如臧文仲之智微生高楚直躬者之直鄉人之原原壤之放達必嚴辨焉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顧夢麟曰老而不死句是為賊句賊承上三句　江永曰古人兩膝著地而坐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臂不著地若坐而舒兩足則如箕矣曲禮曰坐毋箕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

先坐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者與之與平聲）集解馬曰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　集注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幼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抑而教之非寵異之　黃榦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為人害少者無禮則自害經連記教原壤與闕黨童子者見人無老少皆不可無禮也　劉寶楠曰闕黨即闕里背洙面泗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

論語解注合編卷八

桐城姚永樸仲實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陳之陳去聲從去聲見賢遍反　集解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孔曰軍旅之事軍陳行列之法俎豆禮器從者弟子興起也時吳伐陳陳亂故乏食鄭曰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　邢疏明堂位周以房俎鄭注房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　集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秋浦翰墨林印

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　朱子曰夫子不特言軍旅未學猶以俎豆告之及行而靈公卒衛果大亂父子稱兵此一鬬也其旨遠哉

張甄陶曰衛自魯定公七年叛晉後屢與晉構兵幸范中行氏與趙氏內訌未暇大舉伐衛至是猶以陳問夫子不荅而行欲其怵然知戒非第諱言兵也　吳昌宗曰史記世家季康子問冉有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對曰學之仲尼然則孔子未嘗不學軍旅曰未學者爲衛靈言之日本[illegible]井鼎曰子路慍三字句見曰二字句　永楪案孔子去衛在哀二年在陳絶糧在六年非一時事記者連書之見聖人出處去就之不苟耳孔注謂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與史記不合但史記謂楚聘孔子

而陳蔡圍之時蔡屬吳陳屬楚吳伐陳楚方救之焉有合謀圍楚所聘之人之理今斷以絕糧在哀六年而所以絕糧之由則用孔注因亂乏食之說蓋孟子亦但言厄於陳蔡之間以無上下之交也困窮如集解與上亦字鍼對然尸子云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解正與程子合似可兩通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　集注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子貢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工至而亦將有得也一貫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

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朱子曰聖人不是不要多學而識只是聖之所以聖卻不在此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　陳埴曰夫子告曾子子貢同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故就其明處告之　簡朝亮曰曾子以忠恕申論一貫固以行言然中庸於學問思辨後繼之以行雖行必先知而知之其必遂行之也故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亦所謂吾道一以貫之也　黍模案子貢他日論夫子之學謂合賢者識大不賢識小而皆師之則夫子始實多學而識也但以生知之質又好古敏求蓋自四十不惑以來已一以貫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集注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愠見發也　黄式三曰史說世家引多識章弟子傳引問行章皆以爲在陳時言　陳禮曰此猶言天下其孰能宗予耳集解引王注以子路爲少於知德非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集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　皇疏蔡謨曰昔聞於先君曰堯所承非聖禹所授非聖今舜承堯授禹又何爲乎　集注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王通曰舜有總

章之訪大哉乎行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　李樸棠舜相堯時未嘗無爲也此章發就詢岳闢門咨敎命官從言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參七南反夫音扶　集解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包曰衡軛也孔曰紳大帶邢疏以帶束腰垂其餘爲飾謂之紳　集注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

書紳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　任啟運曰立該靜時在輿該動時　左宗棠曰馭蠻貊莫要於忠信篤敬蓋物必相反而後相克彼貪我廉彼詐我信彼亦人也豈不可以誠動哉　永樸案篤如易敦臨敦復敦艮之敦惟篤乃敬也信主言而忠在先敬主行而篤在先集注引毋往參焉見曲禮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集解孔曰魚衛大夫史鰌如矢言不曲　集注史官名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

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孫奇逢曰二子所處分義各不同在史魚不得不盡其直在伯玉則不妨於自全　潘德輿曰卷而懷之殆未仕也與夫獻公之暴所謂邦無道時也觀史魚欲進伯玉知伯玉未嘗進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皇疏此人可與共言而已不與之言則此人不復見顧是失於可言之人也與不可言之人共言是失我之言也惟知者並無所失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集注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

心自别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生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胡寅曰志士仁人之分一慷慨就死一從容就死　朱子曰生死是大關節而工夫卻在平日必平日處事無論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　張栻曰人莫不重其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求生以成仁則殺身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虧其所以生者其生也亦何為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正此義也　陳櫟曰仁義一理耳孔曰成仁就本心安適處言孟曰取義就切身斷制處言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

秋湄齋星垣印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集解孔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者為助　皇疏大夫貴故言事士賤故言友　集注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以是告子貢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李容曰事賢友仁原藉以陶淑身心夾輔德業苟非賢而事以文字圖知遇非仁而友以詩酒廣聲氣其為人可知矣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輅音路亦作路遠去聲　集解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　集注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

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

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　張汝詢曰孔子去殷以前遠矣然祖述憲章猶旦暮也後之言治者語及三代則以為其勢難復而徒局於漢唐以來苟且權宜之政不亦異乎　沈括曰斗建有歲差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則不然　杜佑曰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因彤車制鸞車夏后氏因鸞車制鉤車殷因鉤車制大路周因大路制五路　陸佃曰周官司服自大裘之冕以下有袞鷩毳希元凡六大裘龍衣袞則戴冕十有二旒大裘與袞同一冕故服六而冕五　永樸案沈氏謂斗建有歲差是也集註據孔子時言之耳周官巾車王五路為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

路以木居末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云殷
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禮少而質者爲先是殷有三路此當兼說
之五冕亦然書簫韶九成注言簫見細器之備此但曰舜聲括於
容也朱子詩集傳謂鄭詩大半淫者所自作後儒頗以爲非然集
注云鄭聲鄭國之音則與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合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集解王曰君子當思患而豫防之
集注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
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饒魯曰蘇氏但說地
未說時今補之云慮不及百年之後則患在旦夕之間矣　張栻
曰此易所以於履霜即曰堅冰至也　劉宗周曰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可謂遠慮若夫燕雀處堂子母㖃㖃然相樂

而不知竈突決火且焚棟也噫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集注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集解孔曰柳下惠展禽也 邢疏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所食之邑名列女傳稱其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夫子之謚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謚 集注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輔廣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有才德者之所宜居也豈己之所得而

私有議文仲蔽賢抑能宜夫子以為竊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集解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　集注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朱震曰人所以多怨者以不能自反而責望於人者厚也誠能薄於責人而厚於自責則怨自遠矣　洪興祖曰雖義屬師友當責善亦必以自責為本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集解孔曰如之何猶曰奈是何　皇疏李充曰謀之於其未兆治之於其未亂何當至於臨難而方曰如之何也　集注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劉恭冕曰春秋繁露引此經申之云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

此以上兩如之何爲問人之辭凡稱何如是也　承樸案皇疏集注並是度之於心如董子是說之於人兼之乃盡經旨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集注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言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集注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朱子曰信以成之者是始終誠實成此事非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

之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皇疏病猶患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集解疾猶病也　集注范氏曰

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

知矣　林希元曰此勉人及時進修也　白斑曰夫子言此者人

不愛其名則悖逆狠暴之事欲為即為矣雖嚴刑有所不能禁故

春秋一書正為名教而作使後之人恥惡名慕令名以相勸勉也

永樸案王氏守仁讀稱去聲言恐沒世名不副實然觀史記以

夫子此語發於作春秋時似白說得微旨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集解包曰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集注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楊氏曰小人求諸人故違道

干譽無所不至　周大璋曰孟子非納交要譽非干祿及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皆求諸己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集解包曰矜矜莊　皇疏江熙曰君子自敬不與人爭勝羣居切磋成德非私　集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張栻曰矜易絕物羣易徇物惟君子不立異不苟同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集解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强汝詢曰以言取人則共工之靜言庸違祝鮀之佞趙括之談兵皆可以得志其效何如哉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集注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朱子曰分言忠恕有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恕是忠之發無忠便做恕不出　馮椅曰曾子兼言體用故曰忠恕子貢問行未及體故夫子但曰恕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譽平聲　集解馬曰三代夏殷周　集注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

秋浦翰墨林印

所毀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陸隴其曰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疾惡太嚴流為矯激者便是毀有崇獎情殷譽為許可者便是譽毀譽一行不特與直道相反且由此長浮薄而起奔競禍不可勝言然曰如有所譽又善善長惡惡短之意究之必有所試則譽仍無譽矣　李光地曰時至春秋人皆謂直道難行故夫子明民性之同今古不異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亡與無同夫音扶

集解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　集注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發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胡炳文曰史闕文不挾己見以自是馬借乘不挾己有以自私　齊夢龍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鴇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　承樸案漢書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下引此經與包注合然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然則字之疑者當闕文之疑者如春秋紀子伯夏五郭公之類亦當闕宜兼說之至包注云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皇疏

今恥不能必自棄致傾覆此則楊說直捷多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集注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朱子曰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暴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皆去聲　集解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　皇疏衛瓘曰賢人不與俗爭則莫不好也俗人與俗同好則亦見好也凶邪害善則莫不惡之行高志遠與俗違忤俗亦惡之　集注楊氏曰惟仁人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真德秀曰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而孟子原之仲子之廉人所共稱而孟子責之蓋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常人所易惑也自宰天下者言之必如齊威

王之意。阿大夫封即墨大夫，然後能察是非之實，不然未有不以毀譽亂真者。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集注：宏，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董仲舒曰：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　蒐祖禹曰：此《易》所以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孫奇逢曰：《中庸》待其人而後行，亦此意。　簡朝亮曰：《釋詁》：宏，廓大也。方言：張小使大曰廓。此集注釋宏字所本。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集注：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

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集注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　張栻曰思固所以為學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無益聖人非以思為無益以思而不學為無益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集解鄭曰餒餓也　集注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陸隴其曰謀以事言憂以心言謀食猶干祿道外之事若居家勤儉量入為出則道內事抑何可少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知去聲

集注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夫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禀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陸隴其曰知及是格物致知事仁守是誠意正心事莊涖動禮是修齊治平事當仁守時非無修齊治平功夫不莊不以禮特其中尚

有欠缺耳不莊是瑟僴未至赫喧處不以禮是道德而齊禮處未精密故猶未善　吳嘉賓曰莫非事也此十一之字皆謂事　永樸案吳氏以之字指事是也君子義以爲質章所謂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三之字亦就處事言集注於知及仁守以理言莊涖動禮以民言然窮理不外乎事治民亦不外乎事故大學八條目統之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至其中層累曲折陸氏申集注詳且盡矣集解專就居官守位言之義殊未備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集注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張栻曰君子而小知則不盡其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

其為任賢使能之異也與　鹿善繼曰用違其才不止虧君子之長且棄小人之用矣　永樸案此章君子小人就材與量言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邢疏蹈猶履也　集注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　陳埴曰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時不論利害但求蹈仁耳苟義所當死而死雖沈乎不害為正命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集解孔曰言行仁急　集注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

自為之何避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朱子曰當乃擔當之當仁就大處難處說　承樸堂師或訓眾夫不讓眾何待言惟即師弟子言乃見行仁急耳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集注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朱子曰諒是小信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也與後篇友諒異焦循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君子好學宜貞而不諒矣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集解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　集注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　劉寶楠曰儒行亦言先勞而後祿

子曰有教無類　集解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　集注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

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去聲 集注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范祖禹曰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可相爲謀若學聖賢之道者與學異端者同謀行忠信者與欺詐者同謀自是不可 永樸案史記伯夷傳引此經論夷跖朱子所謂善惡也老子韓非列傳又引以論儒老則所謂邪正也或用孟子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道爲說彼文明言其趨一也豈此經之謂乎

子曰辭達而已矣 集解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集注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朱駿聲曰儀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據此則經當兼言語文章說之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見賢遍反與平聲相去聲　集解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馬曰相導也　皇疏道猶禮也　釋文相鄭云扶也　集注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陳櫟曰瞽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詳告之　永樸案相馬訓導引之也鄭訓扶翼之也集注訓助二義兼焉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顓音

㬇臾音俞見賢遍反兩過與之與平聲夫自夫子外皆音扶任平聲相去聲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舍上聲

集解

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冉有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昔周先王使顓臾主祭蒙山魯七百里之封在其域中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君子疾夫疾如女之言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國諸侯家卿大夫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干盾也戈戟也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固謂城郭堅完甲兵利也費季氏邑包曰焉用彼相矣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

禮至屏而加肅是以謂之蕭牆　邢疏僖公二十一年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杜注太皥伏羲四國其後也禹貢徐州之蒙即此經之蒙以在東故曰東蒙顓臾國在蒙山下天子謂季孫爾雅兕野牛　集注冉有季路仕季氏據左傳史記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冉求歸咎於季氏孔子引周任言明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若居其位而不去則不得不任其責冉求又以固而近費為言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寡謂民少

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夫如是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子路雖不與謀而不能輔以義故幷責之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憂在蕭牆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也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趙順孫曰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欲子路要言而子路辭則其年尚在魯也 王引之曰無乃爾是過與是猶實也 林希元曰上

言均安而下增一和字者不均必不和不和必不安此勢之相因者也迫於不安則傾矣豈徒貧寡已哉　蘇軾曰哀公七年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　陳澧曰說文戟有枝兵戈平頭戟雖不同而戟是大名故孔注以為戟也　承樸案蒙在今山東蒙陰縣西南周任之言至焉用彼相矣止敘相當有所指皇疏以危而不持下為孔子語未必然蕭牆之憂集解以陽虎因桓子言之其事在定公八年而將伐顓臾事以二子並仕季氏觀之則在哀公十一年後且如鄭注蕭牆即屏所謂邦君樹塞門也惟人君有之似從集注易為哀公二十七年欲以越伐季氏事較確惟集注以遠人為顓臾則經言邦域之中邦內皆指顓臾正謂其近而非遠此遠人乃推廣言之似蘇說為勝蕭牆之內又舉

其至近者對顓臾言亦對子孫之憂言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集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天下有道政制之由君庶人無所非議焉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　邢疏魯自隱公歷桓莊閔僖文宣成襄至昭公凡十世自季文子歷武悼平而至桓子凡五世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　集注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自諸侯至陪臣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庶人不議者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陳傅良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事自諸侯出隱桓莊閔僖之春秋也自大夫出文成宣襄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昭定哀之春秋也　劉逢祿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啟疆歷惠懷文而始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為強臣所滅亦十世　馮景曰春秋大夫交政於中國若陪臣第據地以叛甚至囚其主而已故但曰執國命　呂留良曰惟禮樂征伐必自天子出若政則凡為君者皆有之故不曰政不在諸侯

秋浦翰墨林印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集解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邢疏逮及也 集注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朱子曰此兩章所言常理也若夫氣數舛戾當然而不然者多矣然如田常三晉傳世亦不過五六後世莽丕高歡宇文泰楊堅五胡十國南朝

四姓五代八氏或止其身或及子孫遠者四五傳而極矣惟晉祚差承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紹嬴然則所謂常理者又何嘗不驗哉　江永曰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言政在季氏於昭公時已四公又昭二十七年樂祁亦言政在季氏三世魯君喪政四公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君宣成襄昭疏不數悼子者悼未爲卿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也然則此經五世謂宣成襄昭定四世謂文武平桓孔注指文武悼平集注指武悼平桓皆誤　張甄陶曰自魯穆公時使公儀子爲政三桓遂無聞僅一費惠公不知是季氏後否經言微自是實事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集解馬曰善柔面柔也　集注友直

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鹿善繼曰前三者難親後三者易入自非知此中關繫不小鮮有不自遠於方正而即於諂諛者　又曰與前三者處日受繩束惟見己有不是處與後三者處日受奉承惟見己無不是處　劉恭冕曰便辟公治篇足恭爾雅體柔之夸毗也善柔令色與面柔之戚施也便佞巧言與口柔之籧篨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集解節

禮樂動靜得於禮樂之節孔曰驕樂恃尊貴以自恣宴樂沈荒淫瀆王曰佚游出入不節　集注節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游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永樸案集注說樂節禮樂與何注異而意相足蓋辨其制度聲容乃可得之於動靜之間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集解孔曰愆過也隱隱匿不盡情實鄭曰躁不安靜　集注君子有德位之通稱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朱子曰微論有德者之側即彼但有位而吾與商量天下事亦須察言觀色因而盡

誘掖之方與世之迎合者自異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集解孔曰得貪得　集注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鬭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劭也　黄庭堅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爲本何可忽邪　簡朝亮曰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白虎通謂所以長廉遠恥經戒得與禮意同　承樸案漢

書天文志相陵曰鬬玉篇鬬爭也凡意氣言語衝激皆是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皇疏心服曰畏　邢疏狎慣忽

集注畏者嚴憚之意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程子曰畏天命不負所畀付畏大人亦以自畏畏聖人之言以自進德也　朱子曰大人兼德位言之　任啟運曰不但褻玩爲狎即阿諛亦爲狎不但反唇爲侮即假託亦爲侮　承樸案天命集解及春秋繁露中說並以爲氣

數之命程朱乃以天所賦之理說之者蓋言理則氣數括於中故
孟子言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夭壽不貳修身俟之所以立命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集解孔曰困謂有所不通　皇疏民斯
為下謂此是下愚之民　集注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
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
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皇疏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親是謂難也思義者江熙曰義然後取也　邢疏見微為明聽
遠為聰溫不嚴猛恭不驕亢忠不隱欺敬不惰慢問以辨之　集

注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張栻曰是九者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　李容曰思九而所以思者一一者何心也心存而後隨事乃可以精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探吐南反與平聲　集解孔曰探湯喻去惡疾千駟四千匹馬曰首陽山在何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皇疏如

歙酒翰墨林印

不及者見有善恐己不能相及也　邢疏如探湯者探試熱湯去之必速也馬四匹曰駟　集注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張栻曰夷齊能求其志者也先以齊景公見求志者非有慕乎外也　錢時曰其斯之謂與乃指夷齊便是求志達道　蔡節曰夷齊遜國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是人以證古語故曰其斯之謂與　馬其昶曰好善惡不善自修之事若未志達道是得位乘時者兼善天下事一見一不見有世運之感當時諸侯如齊景公之流皆死無可稱故曰未見其人伯夷叔齊民到于今

稱之故曰吾聞其語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雖餓死不得位而志行道達為尤難故特稱之　應道傳曰景公好馬見晏子春秋　承樸案皇本及集注本德並作得與邢本異然皇本載王注此所謂以德為稱且申之曰景公生前無德而多馬則傳寫之誤耳至集注引程子移顏淵篇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於齊景公三字上而胡氏又謂當在其斯之謂與五字上他書並無可取證王注以斯字指德字亦不確竊謂齊景公上既無子曰字與其依集解集注與上文分為兩章不若從諸家合為一章以斯字指求志達道考蘇氏轍柳下惠論引此經已如此又史記伯夷傳以夷蹠並言而曰各從所志韓氏愈伯夷頌亦曰適於義曰信道篤志字義字道字皆見上文蓋即本此經為說首陽即禹貢

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濟縣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亢音剛遠去聲

集解馬曰亢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　皇疏獨立左右無人也遠其子言不獨親其子　集注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立故能立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張栻曰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

王闓運曰過庭自庭東至西階升也東為阼階人子不敢由故

必過　張履祥曰周公教兄子曰豳風曰無逸孔子教子曰詩曰禮人之修己與貽謀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先考慕庭府君曰伯魚答亢從容不迫而述所聞初不外於雅言非深於詩禮之教烏能如此　承樸案以遠其子爲疏其子固非若邢疏謂過庭始教不嘻嘻褻慢或又謂遠夫其子亦與上文語氣不相應似從皇疏爲是表記稱舜不厚其子遠即不厚之意蓋亢始以私心測聖人至是乃恍然悟耳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集解孔曰當此之時諸侯適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　邢疏妻者齊也與邦君齊體也邦君自稱其妻曰夫人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

君之德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謙言己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也己國臣民對異邦之人稱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爲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同君夫人稱異邦君之妻如己國君之妻也　集注吳氏曰此所載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陳祥道曰邦君理陽道治外夫人理陰道治內皆有君之義故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　郝敬曰稱諸異邦如大夫士出使他國致辭之類夫人無越國事亦無自稱君者曲禮謂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誤矣　何焯曰禮記雜記夫人訃於他國曰寡小君不祿此稱諸異邦之一證　簡朝亮曰聘禮記亦云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　吾弟永概曰蔡邱之會齊桓公命諸侯

無以妾爲妻而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魯哀公嘗聞孔子之論親迎猶立妾以爲夫人當時邦君之不能正家如此　永樸案春秋夫人無德者多讀匏有苦葉新臺諸篇可爲太息記者書此既防妾上僭亦欲配君子者繼鵲巢之德不失采蘩之職庶幾可以奉祭祀也



桐城姚永樸仲實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歸知字一作饋好亟知皆去聲　集解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政欲見孔子使仕孔子以順辭免　皇疏歸猶餉也時伺也塗道路亟數也我我孔子　邢疏貨虎字豚豕之小者逝往也諾應辭　集注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懷寶迷

邪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失時謂不及事機之會將者且然而未然之辭貨皆譏孔子而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仕但不仕於貨耳孔子不見貨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　焦循曰孟子以貨歸豚為大夫賜士豈以季氏命歸之與又季氏屬大夫有小宰小司徒虎或為之　真德秀曰揆初九見惡人无咎孔子之於南子陽虎也遯象傳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孟子之於王驩也　顧炎武曰孔子以大夫待貨而春秋則書盜蓋是時弓玉之竊未形故從衆為斯須之敬所以為聖之時也　郝敬曰舊以予與爾言至歲不我與為貨語然古人屬辭多代其人作答如史記孔子世家子

西阻書社封論弟子四言曰無有留侯世家阻立六國後七言曰未能也皆是以非孔子自荅故下别著孔子曰三字　永樸案釋文塗字當作途考説文無途字古道途作涂亦作塗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集解孔曰君子慎所習　集注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氣質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為品亦不一而其本然定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此章以相近而言固指氣質言之　張栻曰原性之理無

有不善人物所同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與禽獸草木異矣若不相近其得為人乎然賢不肖之相去乃甚遠者則因其氣質亦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故習於不善而日遠耳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天性之本而近者亦可得而一矣　饒魯曰此章程子專以為氣質之性朱子則兼氣質言之蓋謂之相近未免有不同處不可指為本然之性然其所以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中雖隨氣質各為一性而本然者常為之主故終不相遠　魏象樞曰氣質承受此性者也性主宰氣質者也性離氣質安頓何處但落氣質內豈無稍偏然究其最初之理原相近猶孟子云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黃宗羲曰性雖梏亡然如電光石火觸處流露故孟子以孺子入井呼爾蹴爾明之　雷鋐曰孟子

道性善正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堯舜以萬物為一體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生可謂不與堯舜相近乎擴而充之皆可以為堯舜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不同也　永樸案樂記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理猶性也白虎通性生於陽以就理也此就天命之初以理言性在程朱前者孟子形色天性也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注此言兼氣性之效法言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與中庸注引孝經說莊子春秋繁露並有性者生之質之語此又就有形之後以氣質言性在程朱前者理氣分說自古已然夫理不雜乎氣亦不離乎氣氣質雖不齊要之不相遠故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然其終至於遠者則視所習何如耳賈誼陳政事疏引孔子曰少

秋浦翰墨林印

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而孟子論矢人函人云術不可不慎墨子見染絲云習不可不慎皆與此經相發明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唯與惟同知去聲　集注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考其歸則誠愚也　韓愈曰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上之性

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　永樸案上知所謂生知者也中人之性不出學知困知兩途下愚則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也上知之不移是自然不移下愚之不移直是不肯移聖人於此惟有制之以威使寡罪而已韓子三品之說與孔子不悖程朱亦深取之惟惜其少說一氣字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莞華版反焉於虔反易去聲）　集解莞爾小笑貌孔曰言治小邑何用大道道謂禮樂　皇疏繆播曰孔子蓋惜子游不得道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也　集注

秋浦翰墨林印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莞爾喜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末二語夫子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夫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黄榦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中正和平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温柔敦厚合乎禮義君子因之知撫乎下小人因之知順乎上如此安有不治者乎　熊禾曰子游宰武城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一以教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説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説音悅夫音扶 集解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之適也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皇疏末無也徒空也周東遷洛邑故曰東周王弼曰如能用我者不擇地而興周室 邢疏弗擾即左傳公山不狃字子洩爲季氏費邑宰定五年與陽虎囚桓子八年又謀殺之陽虎敗而出弗擾據邑以畔十二年魯墮費遂襲魯敗而奔齊 集注子路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豈徒哉言必用我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蘇軾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心必

不在於懸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　方包曰夫子雖志在東周然非得大國而用之不能踐桓文之迹以成周召之功

劉恭冕曰史記孔子世家載此事云孔子以爲周文武起豐鎬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止之而孔子云云據此是孔子欲以費復西周文武之治鹽鐵論褒賢篇引此經亦云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　黄式三曰弗擾前止陽虎之逆仲梁懷後斥叔孫輒之勸矣伐魯則非決不能改過者且其畔而召孔子必以爲三桓歸政己亦歸邑時三桓之子孫微而虎又出奔使夫子往焉去大都耦國之強挽政在大夫之失盛治可次第舉矣

夫子復仕魯以墮郈出甲為先亦此道耳　承樸案集解於為東周云興周道於東方集注沿之此蓋如皇疏引王弼說然皇尚有一說云魯在東周在西云東周者欲於魯興周道故邢疏謂將使魯為東周是則與何休公羊注黜周王魯之意同矣然何固未得公羊本旨也竊謂方氏說與王弼說正相發似可從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集解孔曰恭則不見侮慢應事疾則多成功　皇疏所行寬宏則眾歸附之五言必信則為人所委任有恩惠則人忘勞集注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任倚仗也既言其目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

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人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簡朝亮曰堯曰篇信則民任焉此易民爲人者彼爲帝王言此爲士入官者言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音弼肸許密反磷力刃反涅乃結反焉於虔反 集解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汚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皇疏佛肸爲中牟邑宰 邢疏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皁緇黑色也 集注子路恐佛肸

之沈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夫子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翟灝曰孔注以佛肸為趙簡子邑宰考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為中牟宰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之佛肸畔則范中行氏宰耳其拒簡子於晉為畔於范中行猶為義也且范中行滅則分晉之勢成大夫由是為諸侯其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　黃式三曰涅據山海經及淮南子注即礬

石　王夫之曰瓠之生嫩者可食及畜爲笙瓢杓壺之用皮堅瓤腐乃謂之匏繫謂畜而繫之於蔓不食者人不食也　張甄陶曰國語叔向賦匏有苦葉云苦匏不材於人待濟而已言只可繫腰渡水不可食　永樸案集注謂匏瓜不能飲食蓋誤會集解吾自食物句集解恐是謂不可食但辭未晰不如王氏張氏說明顯孔子意以匏瓜不爲人食反喻己不能不爲世用觀衛輒拒父而待子爲政未嘗絕之然不正名則不爲之用公山佛肸之召欲往而卒不往亦猶是矣中牟在今河南湯陰縣西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女音

汝語好知害去聲　集解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　邢疏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居猶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子路起對故使還坐絞者譏刺太切　集注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者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朱子曰左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則勇發於外者只是敢為剛有堅强之意　顧憲成曰言猶字也　永樸案六蔽當春秋時如高柴是愚原壤是蕩直躬尾生是賊國武子伯宗是絞白公是亂知伯是狂其失皆在不以詩書禮樂為學中庸之德為歸此夫子所由汲汲焉曉子路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

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音扶）　集解孔曰小子門人也怨刺上政邇近也鄭曰觀觀風俗之盛衰　皇疏諷諫之法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關雎鵲巢是有鳥也騶虞狼跋是有獸也采蘩葛覃是有草也甘棠樸棫是有木也詩竝載其名學詩者則多識之　邢疏莫不也　集注詩可以感發志意考見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人倫之道詩無不備君父二者舉重而言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　劉恭冕曰鳥獸草木所以貴多識者人飲食醫藥必當識別匪可妄施故知名乃知形知形乃知性爾雅於四者皆專篇釋之本草尤詳可如博物亦儒生所重矣　承樸案識釋文集注均無音以經中識字證之似當讀去聲劉氏則讀如字亦通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與平聲 集解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 皇疏為猶學也 邢疏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見有斯德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致嘉瑞 集注二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簡朝亮曰古治經曰為孟子稱為詩漢書稱或為雅或頌其例也 黄式三曰正猶值也當也言當牆向之而立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集解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

秋浦翰墨林印

其安上治民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　集注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序樂只是和　承樸案敬和就心言序和就事言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就效言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　集解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　皇疏窬竇也　集注小人細民也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　承樸案孔注穿穿壁窬窬牆說文窬穿木戶也一曰空中也或據此謂孔意訓窬如穿然文複矣恐是借作踰故集注以為踰牆但穿窬不必析為二窬既木戶皇訓竇近是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集注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

汪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污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　朱子曰鄉原是一種小廉曲謹阿私徇俗之人以彼致飾於外而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　呂祖謙曰鄉原之心欲盡合天下人也人非庸人即君子鄉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以求合於庸人居似忠信行似廉潔以求合於君子　永樸案集解引周注云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又曰鄉向也謂不能剛毅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皆不如集注與孟子一鄉皆稱原人為協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集解馬曰聞於道路則傳而說之皇疏江熙曰今之學者不為己者也況乎道聽者哉逐末愈甚

棄德彌深　集注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蔡清曰道己經之路塗將往之路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也與之與平聲　集解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鄭曰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　集注鄙夫庸惡陋劣之稱無所不至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李容曰鄙夫非生來如此學術使然也當為學之始所學者正誼明道之術及入

仕自能以道事君若因梯榮取貴而學其患得患失情所必至簡朝亮曰首言可與事君也與哉懼君子以為可也若司馬光之於蔡京胡安國之於秦檜皆失其所與者矣　翟灝曰荀子說苑潛夫論引此經得之上皆有不字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亡與無同　集解包曰肆極意敢言孔曰蕩無所據忿戾惡理多怒馬曰廉有廉隅　皇疏古之愚病在不知俯仰徑情直行今之愚則不識可否唯欲欺詐自利　邢疏蕩太放浪　集注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為疾昔所謂疾今亦無之傷俗之益衰也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

稜角消厲忿厲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王柏曰古者是氣稟之偏故爲疾今則習俗所染流而爲惡乃並古之疾而無之　陳澧曰狷孟子作獧矜獧雙聲矜即狷也愚者戇也詐則所謂居似忠信行似廉潔也蓋不獨愿者今與古殊即狂狷亦有似是而非者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邢疏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集解孔曰朱正色紫閒色之好者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　邢疏雅樂正樂　集注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

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張居正曰小人以利口覆邦家如費無極江充雖人主骨肉且被陷害況臣下乎是以舜疾讒說殄行也　蔡清曰上二句所關雖不輕然實起本句故上用也字末用者字　王步青曰孟子載孔子之言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此直云覆邦家蓋亂信之禍必至於是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邢疏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以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舉天之時行物生告子貢者以喻人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　集注學者但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

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與前篇無隱章相發　韓愈曰仲尼非無言也特以此誘子貢明言語科未能至於默識激之使進於德行科　李翱曰觀子貢言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又言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則已識仲尼天何言哉之意矣　陸隴其曰聖人教人在於言豈可以為糟粕但專在言上求卻似言則有此理不言便無此理反看得不切實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集解孺悲魯人　集注孺悲當此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之　呂祖謙曰使之聞之則猶可教故後以士喪禮傳焉　朱彝尊曰孺悲學士喪禮見雜記蓋已身通六藝

之一矣　王鳴盛曰士相見禮疏孺悲不由介紹故辭以疾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期音基鑽祖官反四夫字皆音扶衣去聲女音汝上樂如字末一樂字音洛）

集解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故曰改火也孔曰旨美也通喪自天子達於庶人

皇疏繆播曰爾時三年之喪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

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李充
曰宰我冠言語之科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將以喪
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所益者宏多　邢疏馬引
周書孔子所删百篇之餘晉太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今亡周
禮司爟注引鄹子語正同　釋文期已久矣之期一本作其　集
注沒盡也升登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至此可止
也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
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
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故又
告以君子之居喪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及宰我既出深
探其本由於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

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范氏曰喪既至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耳　李郁曰齊宣王欲短喪孟子亦以公孫丑言為期之喪為非而曰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馮椅曰宰我所惜者禮樂夫子所責者仁仁者人之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可以行禮樂者然魯莊公之喪既葬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其後滕文公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公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則三年之喪不行已久而迨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黃式

三曰史記弟子傳録此經於期已久矣云不已久乎似釋文一本作其可從　管同曰期可已矣之期自當音朞上期字若讀如字作時字說亦可　丞穆棻集注引禮見禮記閒傳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集解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　邢疏博說文作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弈說文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棊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棊賢勝也已止也　集注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張栻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　顧憲成曰羣居終日章難其去盜賊不遠此章難其去禽獸不遠　劉宗周曰夫子言君子之志於道如博弈之專心致志則幾矣此醒人之辭

承樸業為猶務也魯公為字務人即其證與已字相反言雖博
奕猶必用心務之乃賢於不用心者況大於此者乎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邢疏上即尚也君子指在位者言在位
之人有勇而無義則為亂逆若在下小人如此則為盜賊　集注
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之胡
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
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
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惡去聲惟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徼古堯反知孫
並去聲訐居謁　集解孔曰訕謗毀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皇疏

江熙曰此君子即孔子也　釋文徼鄭本作絞　集注窒不通也稱人之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簡朝亮曰子貢先自有惡故所問以亦有惡發端孔子知其亦有惡故又問之永樸案孔注訓徼為抄云抄人之意以為己有似不若鄭本作絞得本旨阮氏元謂徼聲交聲古音同部故徼絞得通借是也絞有急迫意集注以為伺察者惟急迫則伺察義正相貫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唯與惟同孫遠皆去聲　集注此小人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馮從吾曰人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

略於女子小人不知自古國之治亂家之興衰恆由於此不可以其微而不謹也　陳朝爵曰舊於女子小人但泛言之集注獨以指臣妾此本周易畜臣妾吉又周禮大宰臣妾鄭注男女貧賤之稱左傳亦曰男爲人臣女爲人妾蓋惟此輩人乃難養讀史於歷朝宦寺女寵之禍及士大夫家悍婢豪奴之害而後知朱子所釋之精審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集解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集注四十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陸隴其曰讀此章未至四十者可以勉已至四十者可以懼

微子第十八　集注此章多聖賢之出處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集解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　邢疏鄭元以微箕俱在圻內微子名啟司馬彪莊子注箕子名胥餘　集注微子去之以存宗祀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至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　蔡沈曰史記言微子適周在武王克殷之後此時特去位而逃於外耳　方以智曰尸子亦云箕子胥餘漆體爲厲被髮佯狂以免　朱彬曰此經但言比干之諫而微箕之諫括於中據宋世家二子亦數諫紂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集解孔曰士

師典獄之官　皇疏枉曲也李充曰舉世喪亂不容正直以國觀國何往不黜若我舍直為曲則是地皆合又何必遠離舊邦　邢疏士師周禮司寇之屬　集注惠之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拔者則所謂不以其道而不自失者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集解孔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　集注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馮登府曰待孔子世家作止爾

秋浦翰墨林印

雅止待也止猶言留也　簡朝亮曰周語叔孫之位不若季孟此宣公以前事若昭四年左傳則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位次又異　周柄中曰季孟之閒指叔孫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集解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魯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邢疏史記世家載孔子與聞國政國大治齊人懼為所并謀致地犂鉏請先沮之乃選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　集注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金履祥曰

桓子脫陽虎之難自知不支故用孔子其顯榮貴鄙以弗擾侯犯之亂未久於季叔亦不便也獨孟氏不顯榮成以爲無成則無孟氏使孔子不去必有以處之乃季氏私人怨於其間桓子禮貌漸衰齊人因歸女樂促之行此事之本末也　江永曰史記孔子世家叙齊人歸女樂於定公十四年而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則在十二年衛世家又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是年當魯定十三年蓋女樂之歸在十二年之冬至十三年春魯郊而膰肉不至遂行非十四年事　黄式三曰夫子諫不聽乃去見韓非子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集解孔曰接輿楚人　皇疏接輿姓陸名通

字接輿趨疾走也　邢疏而語辭殆危也　釋文下鄭云下堂出門　集注接輿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孔子欲告以出處之意接輿不欲聞而辟之　阮元曰高麗本過孔子作過孔子之門考莊子人間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正指此事　潘維城曰集解引包注以下為下車楚辭九章接輿髡首兮法言淵騫篇狂接輿之被其髮也秦策接輿漆身為厲並以接輿為楚狂字非謂接孔子車　承樸案此經不言門者古人過其地多只言過如左傳過御叔史記載曰蚡語吾欲與仲孺過魏其皆是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沮七余反溺乃歷反夫音扶前兩輿字平聲餘如字辟去聲憮音武　集解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耰覆種也輟止也馬曰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孔曰隱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　皇疏桀溺微以言招子路隱覆種者植穀之法先散後覆　邢疏耜耕器也鄭注本考工記　集注耦竝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執輿執轡在車也本子路御而執

扶滿翰墨林印

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朱子曰辟人特以義去就而未嘗遂與人絕若辟世則與人絕矣　吳昌宗曰史記世家孔子去葉反乎蔡使子路問津於沮溺葉楚邑也　永樸案問津處據水經潕水注在方城西黃城山於今爲河南葉縣西南子路行以告句或引石經史記謂行字因下章誤衍以路近耳然說文行人之步趨也豈路近遂不可步趨耶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荷去聲蓧徒弔反植音值食音嗣見賢徧反長上聲　集解包曰丈人老人也蓧竹器丈人云四體不勤不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邪倫道理也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鄭曰不仕無義諸語留以語丈人之二子　皇疏植豎也　邢疏丈人知子路賢故以二子見於子路蓧說文作莜云芸田器也　釋文分鄭云猶理也芸多作耘字　集注植立之也子路拱而立知丈人隱者敬之也孔

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丈人見其二子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呂本中曰四體不勤二句丈人自謂　張栻曰丈人謂吾知勤四體分五穀耳　李塨曰丈人方荷田器故云我不勤則草荒而穀不能理何暇於熙來攘往者乎　吾家惜

艳府君曰夫子當時大夫之通稱子路以常農夫視丈人謂見有車服如大夫其人者乎故丈人云孰爲夫子　黄式三曰五穀當從周禮職方氏孟子滕文公注爲麥菽稷稻粱稻今之米稷高粱即蘆穄黍者粱米之一種粱今小米　陳天祥曰反見而丈人行亦偶出耳過客既去安知其必復來而豫避之　焦循曰觀長幼之節二語爲向二子言無疑　永樸案皇邢兩疏並以夫子爲稱師四體不勤二句爲責子路考陶潛丈人贊云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芸正與呂張李姚說合邢疏謂說文篠作莜云芸田器今本作艸田器邢在宋初當是原本植或云與置通然孔訓倚皇申爲豎集注又云立義正相貫無庸借作置字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少去聲與平聲中行皆去聲　集解逸民節行超逸鄭曰不降志辱身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孔曰言中倫行中慮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馬曰清純潔也廢中權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無可無不可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集注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少連東夷人倫理之次第也記稱少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可見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

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於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　段玉裁曰逸民即佚民逸爲佚之假借字　顧炎武曰史記載周章弟封于虞曰虞仲蓋祖孫同名　鄧齊燾曰古吳虞通用仲雍爲虞仲僖五年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乃其證而吳越春秋載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又稱吳仲　江聲曰尸子云

夷逸夷詭諸之後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犁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　朱子曰王弼謂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己同此說與末節相背恐難據

姚舜牧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是固然矣然聖人者將以開萬世之太平豈徒隱之云乎　唐順之曰柳下惠虞仲亦嘗漸染於顯榮而孔子匹諸餓夫謂爲逸民以其脫於聲利之外則同也　熊賜履曰可不可理也無可無不可心也聖人之心純乎理而已無適莫此也無意必固我亦此也故仕止久速胥得其宜此之謂時中此之謂精義入神若不以理爲衡而第無容心於其間則是胡廣之中庸鄉原之同流合汙聖人豈如是乎　永樸案仲雍斷髮文身見哀七年左傳夷詭諸周大夫見莊十六年

少連事見禮記雜記集注解逸為遺逸本孟子遺佚是逸逸為佚也其引謝說以放言為言不合於先王之法與後漢書陳寵傳放言為高李注謂放肆其言不拘小節正同但何氏節行超逸包注置世務不言兩說亦可並存惟釋文載鄭本廢作發考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地理志皆是廢字似不必改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大音泰飯扶晚反繚音了鼗徒刀反少去聲）

集解孔曰亞次也播搖也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盡去　邢疏鼗如鼓而小有兩耳持柄而搖旁耳還自擊　集注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武名漢漢中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

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吳仁傑曰史記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奔者大師疵少師彊也漢書人物表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爲一　先臺搗府君曰白虎通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此四飯之義彼以爲王者之制諸侯三飯大夫再飯而說大師摯爲紂樂官故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然魯用天子禮樂以師摯諸人爲魯樂師與孔子同時固可通也　承樸案經明言子語魯大師

樂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則摯自是魯人若紂之世曷嘗有關雎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嗚呼師摯見之矣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正以摯爲魯人故能知關雎鹿鳴也至禮書云周衰禮廢樂壞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入齊楚或入河海張守節正義引此經說之則更與孔注合矣或因疕摯彊陽音皆相近必附會而一之殊爲無謂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集解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以用也大故謂惡逆之事　釋文施本作弛　集注福本亦作弛弛遺棄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位則不可不用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

久而不忘也具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　韓愈曰施當作弛言不弛慢也　劉恭冕曰施弛通用周官遂人注施讀為弛　司馬光曰人之材性各有所能雖臯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衆人安可求備　强汝詢曰無求備者知天下無全才而又不欲其有棄才也　王樵曰親謂諸父昆弟不弛謂隆其恩意而無遺棄耳觀紂之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晉詛無畜羣公子而亂亡隨之宜周公之訓以此為首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騧烏瓜反　集解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士　邢疏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集注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

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時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王應麟曰周書和寤解尹氏八士注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于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據此則此經八士當在文武時　劉恭冕曰春秋繁露郊語篇引詩言文王多福謂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四四乳而得八男皆君子雄俊則八士在文王時董義亦然　孫奇逢曰記者於此篇首揭仁字繼以當時隱淪繼以論逸民而明己之無可無不可復以大師諸人附於後其即居夷浮海之意乎然因魯衰而思魯立國之初因周衰而思周八士之盛蓋無處非仁心之所淋漓貫注也　永樸

秋浦翰墨林印

案此篇記夫子道不行先齊次魯次楚而終以正樂使諸人之分適他國於周流之序正合鄉黨篇詳載飲食衣服言貌此篇又載進退出處彼終之曰時哉時哉此則曰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即所謂時也

論語解注合編卷十

桐城姚永樸仲實

子張第十九　邢疏此篇皆弟子所言故差次諸篇之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集解孔曰致命不愛其身　集注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可也呂祖謙曰言能行此數事乃可為士非曰可止也　真德秀曰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不待思而決　永樸案危邦不入可也若謀人之軍師邦邑舍敗則死之危則亡之更無他法豈有思之餘地哉已矣語助辭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於虔反亡與無同　集

解孔曰言無所輕重　集注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　朱子曰宏易所謂寬以居之篤所謂確乎其不可拔　輔廣曰不宏則輕喜易足不篤則銳始怠終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集解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集注子張譏子夏是也但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雖不可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　程子曰二子各有所見初學與成德事不同　黄式三曰子夏爲門人言耳子張則補子夏所未備不可者與衆不能迴別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去聲

集解包曰泥難不通　皇疏爲猶學也　集注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永樸案集解謂小道爲異端集注易爲農圃醫卜之屬漢書藝文志以之屬小說家東平王宇傳以屬諸子書後漢書蔡邕傳以屬書畫辭賦要之楊氏百家衆技四字足以括之後漢書引鄭注云泥滯陷不通也包注泥難二字連讀即滯陷之義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與無通好去聲

皇疏日知其所亡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溫故也　集注亡謂己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蘇軾曰古之學者其所

亡與其所得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之學者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與　朱子曰言日月有檢校之意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集注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汎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朱子曰程子言近思者以類而推只是先就近處理會如理會得親親便推及仁民以次及愛物理會得修身便推及齊家以次及治國平天下　永樸案集解引

孔注以篤志爲厚識謂所記者多果爾經何不如多識識大識小作識令既作志自當與志學志道同例集注所解極確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邢疏肆謂官府造作之處　集注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簡朝亮曰周官司市以陳肆物而平市肆長亦陳其貨賄而平正之蓋肆在市中官以司之列爲官府斯造作之處無異物矣齊語論聖王處工就官府令工羣萃州處意略同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集解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皇疏繆播曰君子之過由理不明明則可改小人生於情僞焉

能不飾　集注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集解鄭曰厲嚴正　皇疏李充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德容自然人謂之變耳君子無變也　集注儼然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倭仁曰當言便言不因情與勢牽就模棱則厲矣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集解王曰厲猶病也　集注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鹿善繼曰勞與諫未可少而君與民卻難受故不可驟用信就平日言勞外

有應先布之恩澤諫外有應先盡之職業此是用力處既信而勞不為厲諫不為謗此是得力處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集注孔曰閑猶法也　集注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饒魯曰此就論人言非以之自律也　許謙曰子夏之意蓋不求備於人　黄式三曰荀子載孔子云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言觀人也與子夏意同　馬其昶曰此言用人不可以一眚掩大德也　吾弟承概曰可也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承樸案集注載吳氏説以此言為有弊然如諸家所説何弊之有且晏子春秋稱晏子對孔子曰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則古

秋浦翰墨林印

有是語子夏特述之耳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洒色買反掃素報反別必列反焉於虔反）集解馬曰言學當以次　釋文洒正作灑　集注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

聖人爲然豈可以責之門人小人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義最詳盡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則本即在此也　汪紱曰本末不相離然本可該末末盡不得本子游見子夏門人所習皆末務遂疑不教以本子夏實不如此故自

明非倦於本而未嘗以子游分本末為非也觀不言本末但言先後始卒大旨了然矣　王闓運曰以已通　永樸案說文洒滌也古文為洒掃字蓋同洗所綺反同灑色買反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邢疏優有餘力　集注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以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李子曰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不學而仕如尹何者故有是言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仕未優而學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既優而不仕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集注喪極其哀　崔述曰致者推而極之也而止者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也是故慟悱哀之發於心

者也黶黑擗踊哀之發於容體者也粥與水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齊斬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苫凷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姚紹崇曰
臨喪不哀夫子言吾何以觀之哉故曰致乎哀而止　張居正曰
考之禮記子游平日究心於喪禮非脫略儀文者此言蓋為救時
而發　承樸案集解引孔注以止為毀不滅性春秋方短喪何煩
子游慮及此集注又謂意在不尚文飾而疑其語有弊竊謂此章
惟崔說得之蓋既云致乎哀無論質文豈猶有一毫不盡者乎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集注子張行過高而少
誠實惻怛之意　鹿善繼曰師也辟惟其難能是以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集解鄭曰言子張儀容盛
而於仁道薄也　張栻曰仁必沈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

政如愚者孔子許其不違仁堂堂者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 陳櫟曰並猶共也 集循曰廣雅堂堂容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集注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劉宗周曰人於所當自致者未嘗不欲致之然而奪於情識利害攻取之私則不能遂其心必也親喪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親之喪孩提之性於此盡呈雖欲不致不可得也然則良心之在我者亦可以擴而充之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集解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 集注孟莊子父獻子名蔑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

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行父之政者然於私欲稍有不便自容不得行不得如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武子乃不如此又唐太宗爲高宗擇賢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爲后事便不能用以此思孟莊子豈非難能乎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集解包曰陽膚曾子弟子　集注民散謂情意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張栻曰先王之於民也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如是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

秋浦翰墨林印

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而入於刑方是時為士師者其可以得情為喜乎蓋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而後可也　黃幹曰喜則苛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哀矜則不忍之心常行於法之中曾子真仁人之言哉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集解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之甚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　邢疏下流者地形卑下則眾流所歸人之為惡處下眾惡所歸　集注此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惡而虛被惡名也　何焯曰惡如左傳有汾澮以流其

惡之惡　永樸案皇疏引蔡謨以惡爲惡人言紂之不善亂不得如是之甚徒以身居下流天下之惡人皆歸之是故亡也張氏栻以武王稱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證之然子貢非論紂也特借以警天下居下流者耳前漢書叙傳載班伯論紂踞妲己爲長夜飲云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楊惲傳云下流之人衆惡所歸後漢書竇憲傳論云憲之功庸茂於前多矣而後世莫稱是故下流君子所惡焉並與孔注合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集解孔曰更改也　皇疏君子有過不隱故並見之由闇更明故人並仰之不以先過爲累　凌曙曰日月之行天上日居上月居下日爲月所揜故日食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地球居

秋浦韓墨林印

中隔之日光為地球所掩不能耀月故月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朝音潮焉學焉不學而焉字於虔反識音志 集解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集注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蘇轍曰大者道德之妙小者形器度數之粗迹 參子曰人如老聃萇宏郯子師襄皆是若入大廟每事問則祝史亦師也 周大璋曰體用一原本末一理故大小莫不有道 永樸案自此以下數章稱仲尼猶中庸稱於首尾見書中凡曰子者皆孔子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語去聲朝音潮 集解馬曰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包曰七尺曰仞夫子謂武叔 邢疏子貢舉喻云如人居之宮四圍有牆牆卑則見其內之美牆高則不可見夫子聖闊非凡人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少武叔所云亦其宜也 集注窺見室家言牆卑室淺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王觀國曰尚書孟子注並云八尺曰仞今觀考工記匠人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夫八尺為尋矣豈又以八尺為仞耶包注近是 葉夢得曰子貢晚用於魯拒吳尋盟曉大宰嚭而舍衛侯使於齊詰陳成

子而反侵地魯人嘉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集解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邢疏踰越也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祇同音襄二十九年左傳多見疏也服本多作祇祇適也　集注無以為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永樸案說文丘土之高也陵大阜也集注所本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

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知道皆去聲

集解孔曰得邦家謂為諸侯若卿大夫綏安也　邢疏設譬言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上之　集注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謂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永樸案子貢稱夫子先喻以宮牆次日月次天中庸言配

天本此觀夫子沒三年後門人歸而子貢更築室於塲又三年乃
去則所得於夫子者深矣故曰知足以知聖人子貢之言適見其
不知而已矣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
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
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
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
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
則說 賚來代反 說音悅 集解曆數謂列次也周周家賚賜也包曰允信

也承長也權秤也量斗斛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
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
引湯誓其辭若此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重
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皇
疏何注以曆數爲列次者謂五行金木水火土更王之次也湯名
天乙此曰履者白虎通云本湯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
日爲名故改履名乙以爲殷家法自謹權量以下重明二帝三王
所修之政同　邢疏湯稱小子謙也元牡黑牡昭明也簡在帝心
鄭元云言天簡閱其善惡　集注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
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序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中者無過不
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舜後遜位於禹

亦以此辭命之曰上當有湯字有罪不敢赦四句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惟帝所命朕躬有罪四句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周有大賚二句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楊氏曰歷載堯舜湯武之言與政與孟子篇末序聖賢相傳之次同意　黃式三曰兩漢書載封策禪詔及雋不疑匡衡語並以天祿永終為綿延之意然三國志言漢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與集注同　劉恭冕曰尚書大傳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

謂興滅國繼絕世韓詩外傳同白虎通封公侯篇則云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强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古蓋有此兩法五經異義解此文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　吾弟永概曰重民則民庶矣食所以富之喪祭所以教之　柳宗元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之無堯舜之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此常常諷道云爾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黄幹曰此章先之以執中繼及諸政本末具舉

蓋中必見諸事物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　永樸案史記歷書言堯復遂重黎之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此皆舜乃堯禪位語之證不獨今古文尚書所錄大禹謨也包注解四海困窮二句云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然文獻通考載王氏令說云四海不困窮則天祿不永終云王介甫取之此集注所本似勝於包蓋永終猶召誥言遐終耳孔注以曰予小子履以下為伐桀告天之辭考墨子兼愛下湯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乃大旱告天語然呂氏春秋湯滅夏以回旱則旱正伐桀時又兼愛中載武王將事泰山隧

引傳謂周獲仁人尚商夏蠻夷醜狄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閻氏若璩本之謂此武王定天下後巡守告岱宗之辭今古文尚書羼入泰誓但集注雖謂此數句出泰誓而以曰字上當有湯字及解周親爲至親墨子即其證至謹權量以下自當從皇疏統指帝王所行之政不獨指周觀堯典言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及詢岳闢門咨牧命官班瑞羣后是唐虞已然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屏必郢反　費芳味反　焉於虔反）集解孔曰屏除也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言不以寡小而慢也與民無信而虛刻期謂之慢令致期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　皇疏尊崇重也江熙曰我欲仁斯仁至非貪也　邢疏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禽獸渚者利漁鹽中原利五穀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惠而不費矣孔子既答五美之一知子張未盡達故不須其問即並陳其餘擇可勞而勞之言使民以時　集注虐謂殘酷不仁暴謂猝遽無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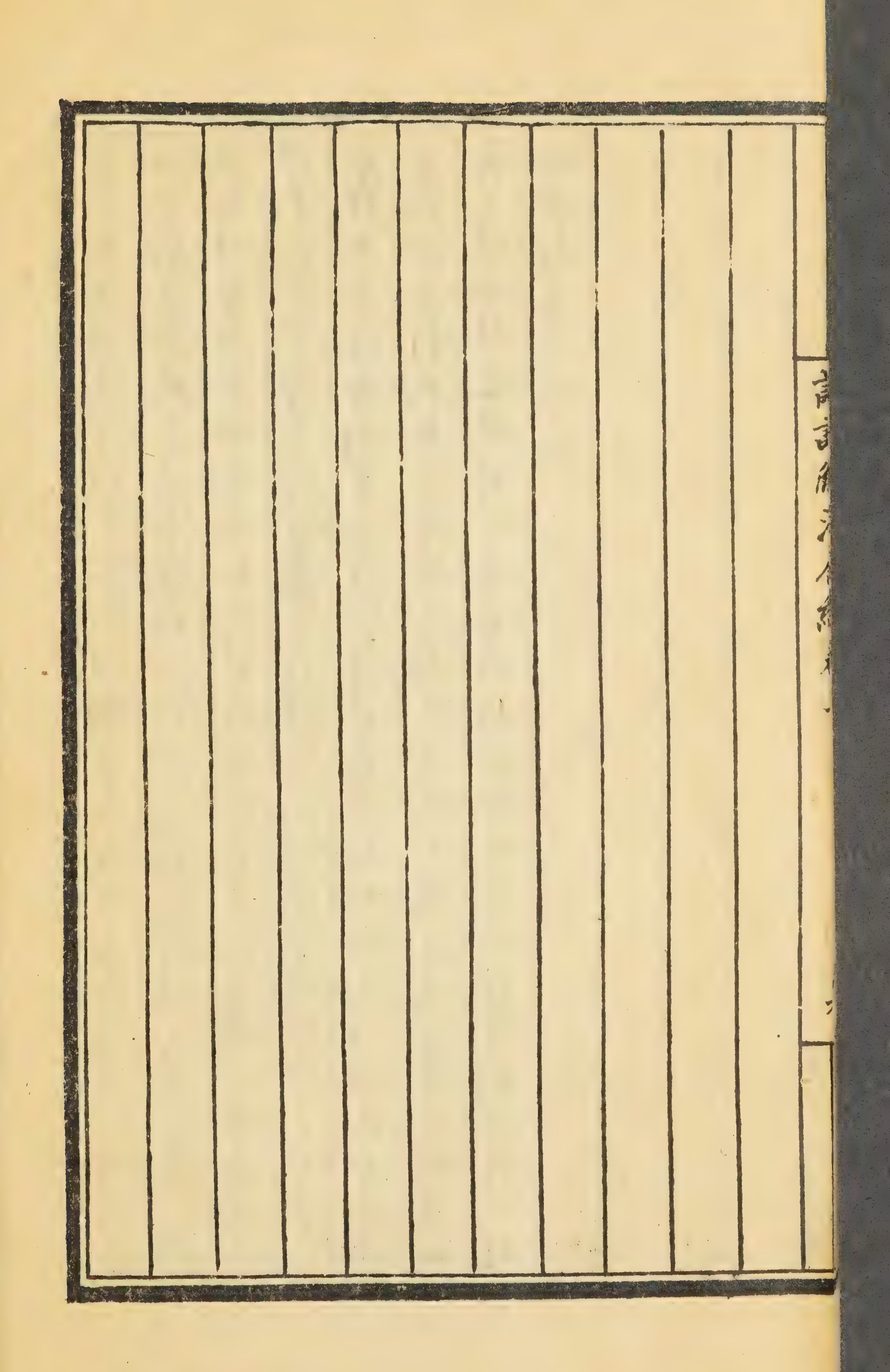
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謝良佐曰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之也惟喜康共雖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雖百堵皆作可也　朱子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出納之吝往往敗事如唐李絳勸憲宗速命魏博新帥而賞其下曰必待軍中表請而後與之則恩不歸上矣甚知此意　張栻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畏之而非以威加人

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已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　簡朝亮曰民之所利者若禹貢六府之用周官職方氏九州之利大司徒五地之物大宰九職之任皆然也因而利之易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使人皆如已所欲則所欲者仁也非貪也人之慢寡小者固多然如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齊頃公曰吾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則驕而慢衆者也經言狎大人則慢大者也若無衆寡小大皆敬恭有禮其易所謂履而泰然後安者與　黃式三曰視成韓詩外傳說苑俱作責成　張甄陶曰出如軍旅之費災賑之需固不容稍緩納如民間布縷粟米之征有司不迅速收入致守候有旅食之艱吏胥飽需索之慾害亦不淺　承樸案出納或謂

因言出而連及納或謂納乃出於己而納於人竊以為不如集解
集注善形容有司情態蓋出固以惜而難之即納或較量所入之
多寡輕重美惡亦有無窮吝處張氏申說甚通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
也 集解孔曰命謂窮達之分 邢疏天之賦命窮達有時當待
時而動若不知命而妄動則非君子禮者恭儉莊敬立身之本若
其不知則無以立聽人之言當别其是非不能别其是非則無以
知人之善惡 集注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
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
無所措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
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

言爲可用不幾於悔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朱子曰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學者有爲君子之志舍此無由　王應麟曰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彌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叔向之於樂王鮒也朱博之黨丁傅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方孝孺曰人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張英曰此句爲字甚有力知命是一事爲君子是一事既知命不能違則儘有不必趨之利不能避之害而爲忠爲孝爲廉爲讓綽有餘地矣　李紱曰惟知命乃能俟命惟俟命乃能立命　何異孫曰知

命則死生窮達可以自信知禮則出處進退辭受語默可以自立知言則是非臧否皆不能隱可以窮萬物之理讀天下之書　胡炳文曰學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此篇前二章皆說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是說聖學之始事永樸案董仲舒對策韓詩外傳皆引此經以命爲性命之命然孟子知命亦指氣數之命言之且人不安於窮達之分者必枉其仁義之性知性之賦於天者自不行險儌幸二者理實相因故今仍依集解集注說之



敘錄

孔子系出宋微仲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共生煬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皋夷皋夷生防叔防叔遷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是爲聖父　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孔子生於周爲靈王二十年　二十三年孔子三歲父叔梁公卒　昭公八年孔子十九歲娶宋幵官氏　九年孔子二十歲爲委吏子鯉生　十年孔子二十一歲爲司職吏　十三年孔子二十四歲母顏夫人卒　二十四年孔子三十五歲適周旋反魯　二十五年孔子三十六歲適齊　二十六年孔子三十七歲反魯　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二歲公山弗擾以費畔召未往魯用孔子

秋浦翰墨林印

為中都宰　十年孔子五十三歲為司空旋為司寇相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來歸侵地　十二年孔子五十五歲墮郈墮費欲墮成未果時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　十三年孔子五十六歲以郊膰不至去魯適衛冬去衛過匡為匡人所止五日而解過蒲仍反衛　十四年孔子五十七歲見南子去衛過曹適宋桓魋欲殺之去而適鄭適陳　哀公元年孔子五十九歲以陳被寇去之過蒲適衛初佛肸以中牟畔召未往至是將適晉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自河而反仍居衛　二年孔子六十歲以衛靈公問陳禮貌衰去衛適陳　三年孔子六十一歲季康子召冉求　四年孔子六十二歲適蔡此故蔡時已屬楚　五年孔子六十三歲如葉復反蔡　六年孔子六十四歲在陳蔡之間時陳復被寇之食

有絕糧事秋至衛　九年孔子六十七歲適陳　十年孔子六十八歲反衛以出公將待子爲政有正名之論夫人幵官氏卒　十一年孔子六十九歲以魯人召而歸自是刪定羣經不復出　十二年孔子七十歲子鯉卒　十三年孔子七十一歲顏子卒　十四年孔子七十二歲魯西狩獲麟作春秋有請討陳恆事　十六年孔子七十四歲子路死于衛夏四月乙丑孔子卒於周爲敬王四十一年

右孔子世系及生卒出處　永樸案孔子之生春秋公羊穀梁傳謂在魯襄公二十一年史記謂在二十二年此當從二傳以作傳者距孔子爲近也至公羊謂在是年十一月穀梁謂在十月江氏永以歷法推之知十一月無庚子則又當從

穀梁矣但春秋用周正周之十月於夏爲八月

趙岐曰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　程子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又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又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又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

以為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

朱子曰論語所言磨稜合縫盛水不漏　薛瑄曰仁是論語之體要

右論語綱領及讀法

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論語集解序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　論語疏鄭元周禮注云答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也

右論語名義　永樸案論語之名以漢志輯而論纂四字為

當蓋不出一二人之手故漢志括之曰當時弟子或據經稱

有子曾子閔子謂成於三子門人恐未必然

賈誼長沙董仲舒江都孔安國子國司馬遷子長龍門劉向子政中壘楊雄子雲班固孟堅賈逵景伯侍中王充仲任王符節信馬融季長扶風何休邵公鄭元康成高密包咸子良許慎叔重南閣服虔子慎應劭仲遠徐幹偉長諸葛亮孔明武侯以上漢人王朗景興王肅子雝景侯王弼輔嗣陳羣長文靖侯周生烈文逸本姓唐何晏平叔以上魏人杜預元凱征南成侯衛瓘伯玉成侯郭璞景純繆播宣則繆協欒肇永初蔡謨道明袁宏叔度李充宏度孫興公范甯武子江熙太和陶潛元亮淵明靖節先生以上晉人顏延之延年范曄蔚宗以上宋人皇侃梁人酈道元善長北魏人顏之推名介以字行北齊人王通仲淹文中子劉炫光伯以上隋人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孔穎達仲遠沖遠賈公彥趙匡伯循陸贄敬輿宣公杜佑君卿安簡韓愈退之昌黎吏部文公李翺習之文公柳宗元子厚柳州以上唐人邢昺叔明范仲淹希文

文正　歐陽修永叔六一廬陵文忠　胡瑗翼之安定文昭　劉敞原父公是　司馬光君實涑水文正　王安石介甫臨川文公　曾鞏子固南豐文定　蘇軾子瞻東坡文忠　蘇轍子由潁濱文定　范祖禹淳夫華陽　張耒文潛　黃庭堅魯直涪翁山谷文節　王令逢原　周子敦頤茂叔濂溪元公　程子顥伯淳明道純公　程子頤正叔伊川正公　張子載子厚橫渠明公　邵雍堯夫康節　楊時中立龜山文靖　謝良佐顯道上蔡　游酢定夫敏肅　尹焞彥明和靖處士　侯仲良師聖　周孚先伯忱　呂大臨與叔藍田　晁說之以道景迂　吳棫才老　葉夢得少蘊石林　陸佃農師　鄭樵漁仲夾漈　陳祥道用之長樂　沈括存中　洪邁景盧容齋　曾幾吉甫茶山文清　戴侗　呂本中居仁紫微文清　李郁光祖　黃祖舜繼道　胡安國康侯武夷文定　洪興祖慶善　李綱伯紀忠定　朱震子發漢上文定　張九成子韶無垢文忠　劉勉之致中白水　李侗愿中延平　胡宏仁仲五峯　胡寅明仲致堂文忠　朱子熹元晦仲晦晦庵考亭新安文公　張栻敬夫南軒宣公　呂祖謙伯恭東萊成公　陸九淵子靜象山金谿文安　陳傅良君舉止齋文節　葉適正則水心龍泉　錢文子文季白石　王觀國彥賓　楊萬里廷秀誠齋　李樗迂仲　鄭汝

諳舟舉東谷黃幹直卿勉齋文肅陳淳安卿北溪文安輔廣漢卿潛齋蔡淵伯靜節齋蔡沈仲默九峯

吳仁傑斗南陳埴器之潛室陳騤叔進饒魯仲元雙峯文元先生錢時子是融堂袁甫廣微蒙齋

正肅蔡模仲覺覺軒蔡節何基子恭北山文定馮椅儀之厚齋熊禾去非趙順孫格非格庵趙

悳真德秀希元西山文忠魏了翁華甫鶴山文靖黃震東發文潔孫奕季昭戴埴仲培王應

麟伯厚厚齋深寧叟浚儀王柏會之魯齋文憲金履祥吉甫仁山文安馬端臨貴與以上宋人許衡

平仲魯齋文正吳澄幼清草廬文正李冶仁卿許謙益之白雲陳天祥詹道傳齊夢龍覺翁

節初白珽廷玉陳櫟壽翁定宇胡炳文仲虎雲峯朱公遷克升何異孫以上元人方孝孺

希直正學先生薛瑄德溫敬軒文清胡居仁叔心敬齋文敬呂柟仲木涇野文簡姚舜牧虞佐承庵楊

慎用修升庵焦竑弱侯澹園文端魏校子才莊渠恭簡王守仁伯安陽明姚江文成羅欽順允升整庵

文莊崔銑仲鳧子鍾後渠文敏蔡清介夫虛齋文清唐順之應德荊川襄文林希元懋貞次崖陳琛

思獻紫峯陳士元叔心王樵明遠方麓趙釴鼎卿桂野歸有光熙甫震川張居正叔大太岳江陵

文忠 呂坤叔簡新吾文簡 馮從吾少墟恭定 李本明德彭山 郝敬仲輿楚望京山 顧憲成叔時涇陽

端文 高攀龍雲從存之景逸忠憲 許孚遠孟仲敬庵 劉宗周起東念臺蕺山忠介 黃道周幼平石齋忠端

顧夢麟麟士 辛全復元 鹿善繼伯順忠節 孫奇逢鍾元夏峯 方以智密之無可 錢澄之

飲光田間 王夫之而農薑齋船山 張履祥考夫念芝楊園 陸世儀道威桴亭 李容中孚二曲 顧炎

武寧人亭林 黃宗羲太沖梨洲 萬斯大充宗 應撝謙嗣寅 刁包蒙吉 張爾岐稷若蒿庵 芮

城巖尹 高愈紫超以上明人 魏裔介石生貞庵文毅 魏象樞環極敏果 湯斌孔伯潛庵文正 耿介

介石 李光地晉卿厚庵榕村文貞 張英敦復文端 熊賜履敬修文端 陸隴其稼書清獻 張伯行

孝先清恪 朱軾若瞻可亭文端 楊名時賓實文定 閻若璩百詩潛邱 朱彝尊錫鬯竹垞 毛奇齡

大可西河 呂留良晚村 崔述東壁 李沛霖岱雲 何焯屺瞻義門 任啟運翼聖釣臺 方苞靈皋

望溪 李紱穆堂 李塨剛主恕谷 汪份武曹 雷鋐貫一翠庭 江永慎修 汪紱一名烜燦人雙池 全

祖望紹衣 臧琳玉林 夏錫疇疇九 陳宏謀汝咨榕門文恭 秦蕙田樹峯味經文恭 惠士奇

仲孺半農盧文弨召弓抱經汪中容甫錢大昕曉徵辛楣竹汀王鳴盛鳳喈西莊惠棟定宇松崖

錢坫獻之戴震東原江聲艮庭金榜蘂中凌廷堪仲子王念孫懷祖段玉裁若膺懋堂

武億虛谷焦循理堂翟灝晴江梁玉繩曜北程瑤田易疇馮景山谷趙翼甌北李惇

孝臣閻循觀懷庭伊蒿韓夢周理堂周大璋聘侯筆峯王步青罕皆孫志祖頤穀俞正

燮理初周柄中理叓程大中拳時是庵劉台拱端臨汪德鉞崇義銳齋孔廣森撝約顨軒

邵齊燾荀慈王引之伯申文簡張甄陶吳昌宗文園阮元伯元文達汪廷珍瑟庵文端

趙佑鹿泉方觀旭臧鏞堂在東劉逢祿申受迮鶴壽青崖杜炳雲巖臧學標鶴泉

朱彬郁甫黃式三薇香宋翔鳳于庭胡培翬載屏竹村劉寶楠楚楨凌曙曉樓包慎

言敏甫潘德輿士農金鶚誠齋秋史馮登府雲伯柳東潘維城朗如管同異之方東樹

植之儀衛吳嘉賓子序倭仁艮峯文端李棠階文園文清曾國藩滌生文正胡林翼潤之文忠

左宗棠季高文襄郭嵩燾筠仙劉恭冕叔俛胡紹勳朱駿聲豐芑戴望子高朱亦

棟潘衍桐姚紹崇(桂軒)鄭珍(子尹)王汝謙(六吉)陳澧(蘭甫)朱一新(蓉生)俞樾(蔭甫)
方宗誠(存之柏堂)强汝詢(賡廷)馬徵麟(素臣鍾山)吳汝綸(摯甫)鄭杲(東甫)孫貽讓(仲容)
王闓運(壬秋湘綺)簡朝亮(鞠居)方鑄(子陶劍華)馬其昶(通伯抱潤)陳朝爵(慎登)張瑋(效彬)
疏達(通甫)先端恪公(諱文然弱侯龍懷)先蕫鳩府君(諱鈍南青)伯高祖惜抱府君
(諱鼐姬傳夢穀)先大父按察公(諱瑩石甫明叔展和幸齋)先考慕庭府君(諱濬昌孟吾成幸餘)
弟永概(叔節慎宜以上清人)物茂卿伊藤維楨龜井魯(以上日本人)

右採錄諸家名字時代

永樸始編論語述義十卷時方博覽先朝諸老之說愛其新奇甄錄過多而於集解集注反有遺漏辛酉冬重閱之弗饜乎心乃取而刪之並增所未備更名曰論語解注合編仍釐為十卷嗚呼聖人之言道窮乎性命而不越日用倫紀之閒功被於民物而當前

即可致力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其斯之謂與自孔子没羣弟子紀而述之其後儒者遞加訓釋大抵漢魏之說滙於集解皇疏復取晉以來之說益之邢疏就皇氏而芟其枝蔓及集注出因注疏以求義理於唐人之說頗有蒐採如釋忠恕錄周禮正義釋禘用趙伯循說及從釋文所改諸字是也而宋儒所發明者載之尤詳自元迄明學士咸奉為圭臬先朝二百六十餘年中鴻儒輩出始廣稽古義以拾厥遺蓋不特斷斷於文辭之閒即道德性命仁義忠恕之屬皆别抒一解以相攻詰道之興廢亦各有時其信然耶由今觀之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非集解無以開其先然即聖言而引之身心俾學者知切己體察以為經世理物之本綜覽前後諸家實未有駕集注而上之者宜乎陳直齋謂毫

髮無遺憾乎湖陸氏且以為功不在禹下也惟考據事實詮解文義亦或不無舛誤又以篤信聖人之故於羣弟子造詣之淺深制行之得失輒隨之以為抑揚而評隲遂稍過當若此者不可謂非千慮之一失而要其全體合於聖人之本旨者固已多矣是編於集解兩疏取十之四於集注取十之八而諸家及管窺所及者亦附於後以承樸之愚陋何敢妄議先儒有所去取然意欲鉤元提要以備遺忘且存之家塾貽我後昆俾稍識讀是經之塗轍或亦宏達君子之所諒也夫

秋浦翰墨林印

